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57

T 3193/0.82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奏疏三

明

恤新縣疏

錢琦

奏為乞恤新縣以圖治安事該臣議得新淦縣地里曠遠稅糧逋負人民逃竄盜賊生發節申撫按奏奉欽依分設峽江縣治除授官員俱已到任城郭完繕存者歸業去者思還民皆欣忭懽舞若更生矣然而鴻飛中澤生理未遂探丸交衢人心多恐兼以水旱游乘凋敝益甚即加惠拊循悉心料理懼未足以蘇此久困之民奈何科斂繁重徭役迫促文移迅疾於星火追呼旁午於道途使新分之民咨嗟憤怨莫保其命恐非所以流愷悌慰元元之深意也臣忝司牧目覩民艱

不忍緘默謹以民患最切者一一為陛下陳之一曰併里甲以省徭役二曰蠲逋負以聚流移三曰輕稅糧以甦窮困是三者實峽江生民歸復之機政治轉移之始苟不蚤為之計臣恐聖恩壅闕於上民情鬱悱於下復業者將轉而為逃竄務農者仍去而為盜賊欲圖治安其可得哉何謂併里甲以省徭役夫十戶為甲十甲為里里有一百一十戶此版籍之定數也峽江雖分二百二十里先因地遠奸豪吞併單弱流亡里或止二三甲甲或止一二戶甚至里無一甲甲無一戶者有之藩司每年總派雜輸則照舊額一里常兼數里之差一戶常兼數戶之役征求煩而財力絀職此之由合無重加覆閱務照見在從實歸併每正一百一十戶之數則徭役省而民力少紓矣何謂

以聚流移查得自嘉靖六

年以前節奉工部等衙門坐派襖袴弓箭弦翎硝蠟青紅一切上供等料共價銀一萬一百四十六兩餘俱係逋欠明詔既不蠲免小民又難追徵臣查得嘉靖六年巡按御史徐岱為極重災傷乞恩照例折徵起運急處賑濟以安地方事題奉欽依準將正德十六年以前已徵未解南京倉糧折銀扣留貯庫發被災州縣賑濟或代完緊要起解錢糧以甦民困臣思峽江草創流移新復連年災傷民不堪命而前項逋欠勢難赦免今有本府已徵各縣折銀糧耗共二千六百五十兩餘合無將此銀代納工部各料其未完者悉從改折漸次追徵則朝廷不乏軍需之用小民不受追迫之苦一舉而兩得矣何謂輕稅糧以甦窮困峽江民多逃亡所有虛稅貽累里甲兼以水旱相仍極為凋瘵至有棄田廬鬻子女以償

而猶不足者為民父母深可哀痛先該臣議峽江縣更始事宜欲將該縣秋糧不拘兌運存留悉照輕則蠲派折銀三年以甦民困臣嘗考大禹治水成功乃定貢賦兗州最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因地制賦輕重相權自古為然雖經申呈撫按衙門但事係國儲撫按不能自專本府未敢獨擅伏乞陛下憫念復業之民溥加勞來自嘉靖七年至嘉靖九年一應起運存留秋糧準派折銀十年以後却如舊例派徵則峽江新民庶得少寬其嗷嗷之憂而種種儲峙亦不缺乏一轉移間國課民生兩蒙利便計無出於此矣伏乞陛下擴大造帡幪之仁收一方待哺之命勅下部院會議施行

乞專官分守地方疏

臣竊照江西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各縣與吉安府所屬萬安

泰和永豐永寧龍泉等縣并撫州府樂安縣地壤經畫彼此相交蓋南贛當梅嶺之北吉安又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與樂安縣則環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惟南贛地方田地山場坐落開曠禾稻竹木生殖頗蕃利之所在人所共趨吉安等府各縣人民年常前來謀求生理結黨成羣日新月盛其般運穀石砍伐竹木及種靛栽杉燒炭鋸板等項所在有之又多通同山戶田主置有產業變客作主差徭糧稅往來影射靠損貧弱又有一種來歷不明之人前來佃田傭工及稱齋人教師等名色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竊間又糾集大夥出沒劫掠不可踪跡又或因追取久近債負或稱根捉脫逃軍匠往往各於原籍官司生情捏告彼此文移往來經年不得杜絕其各有司官員又各據分治之說以行好勝之

私事由所屬俾曲作直詞涉外縣抑是爲非况吉安樂安細民素稱好利健訟加以持法不得其平頑民益無忌憚非惟藏奸蓄穢不可祛除間有積案滯獄亦難控訴蓋因南贛二府爲嶺北道吉安府屬湖西道撫州府屬湖東道其布按二司守巡官按察司雖有兵備副使一員在於嶺北住紮緣吉安府不係管轄布政司雖常委本司官一員兼管湖西嶺北二道又不得常川巡歷以致事無總統人多舛望臣到地方以來緣見各府詞訟交構有司不爲分疏已經遵照大明律該載原告就被論輕囚就重囚少囚從多囚及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通行去後旋復稽考案卷沮閣如故未見奉行亦緣吉安撫州等府於臣地非所屬勢難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原分南昌九江湖東湖西嶺北五道其布政司官除管糧外原設左右參政參議止共四員平時常該數內一員兼管二道如蒙乞勅該部查照巡按御史穆相題準事例定議該司參政一員分守責任兼管湖西嶺北二道聽攜家屬前來吉安府住紮巡歷地方分理詞訟臣於萬安泰和永豐永寧龍泉樂安等縣遵照原奉勅書事理除一應民情不敢干預外但係盜賊人命重情與南贛等府地方事有干涉者聽臣行移督責若各縣當該官吏不行捕獲追究了結亦乞聽臣提問不許仍前玩愒沮閣則提綱挈維可收功於共濟防微杜漸當弭患於未形緣係乞專官分守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差舍人李宥齎捧謹題請旨

平下歷疏

吳百朋

題請旨

奏為官兵血戰搗平稱王逆賊堅巢飛報捷音事據江西分
巡嶺北道副使李佑分守嶺北道參政蔡文呈淮南贛參將
蔡汝蘭手本開稱淮南贛軍門牌面備仰二道密會本職統
督仍管安遠縣事贛州府同知李多祚坐營都指揮王汝澄
萬安營守備董龍長沙營把總暴以平等各部兵共四萬三
千餘名於本年六月初二日申時自龍南安遠起營進勦下
歷賊首賴清規等遵依于初三日破巢開刀至七月十五日
止總計生擒賊王賴清規有名賊首蕭祥鸞賴清重等共五
十六名有名賊總賊甲鄭守恩吳拱等六十八名斬獲賊首
從羅正道謝衡等共二千六百十二顆俘獲賊屬男婦共三
百五十口牛馬二千四百五十一頭匹器械共一百七十七
件救出被擄男婦三百二十餘名口招回被脅人口共二千

五百七十名俱經解送紀功官贛州府同知趙時齊推官蔡
民望紀驗轉解外其被擄男婦當即審明釋放牛馬遵即給
賞有功兵士招回復業新民會同同知李多祚龔有成量給
田土安插造冊繳報等因到道隨據領安遠哨同知李多祚
坐營王汝澄守備董龍把總暴以平等各呈報相同據此案
查前項逆賊彼因各官陞遷交代又值大征張璉之後福建
興化府被陷潮州倭寇正熾鄰境多故事難兼舉只得從宜
招撫冀其悔悟自新不意兇惡如故十四年三月叛招糾
黨分夥出劫崇義安遠信豐會昌南雄等處地方隨奉本院
牌面前照得三巢賊賴清規等據險鼎峙稱雄隨撫隨叛稱
兵已數十年殺人以千萬計王法所不宥天討所必加者也
第連歲用兵軍餉缺乏若待三省會師剋勦終為築室道傍

今當乘勦二源兵威移向三巢但事勢有緩急用兵有先後
三巢之中惟下歷包據遼廣須先併力攻堅則瑕者易以爲
力除一面具題及移鎮信豐督征外牌仰兵備道即便會同
分守道照依後開單數調發各枝官兵行參將蔡汝蘭統領
刻限本年六月初三日寅時前進將下歷巢賴清規等賊乘
機洗勦以洩衆憤但賊性狡譎異常彼知官兵進勦必蹈舊
轍分哨流出湖東西福建地方撲滅愈難須另選勁兵二萬
委能幹將官統領各兵屯劄要害以防奔逸該道仍親詣龍
南信豐等處紀驗功次事完一併彙造文冊繳報等因奉此
遵照監督各官兵進勦去後今準據各呈報前因實計擒斬
共三千一百四十三名顆所據効勞各官功次頗多均乞題
請優錄以勵其後等因具呈到臣據此爲照江西龍南下歷

賊首賴清規蕉坑賊首蕭祥鸞楊梅牌賊首邱清仰熱水賊
首徐仁安汶龍賊首王鳳陽胡坑賊首胡應川安遠縣小石
保賊首吳珊大石保賊首楊明甫伯洪保賊首劉喬松龍泉
賊首龔大權信豐南坊上里賊首袁尚信廣東龍川縣羊石
寨賊首李世柏饒鉞寨賊首宋伯顥等皆異常元兇共相依
附黨類萬徒十數年來罪大惡積幸而天心助順一朝殄滅
其高砂謝允樟等自下歷洗蕩之後聞風膽落日爲陳詞哀
乞祈須臾無死夥類不滿千人勢必束身投降仍望朝廷大
施好生之德姑貸其死以示恩信如其稍稍猶豫便當督兵
誅之一鼓可滅江西巢大約已完獨廣東岑岡尚爾負固乘
勝長驅非不易易但一面之師恐賊逃遯竟撲空巢無補於
事容臣嚴督嶺北伸威諸道相機而動決不敢留賊以遺君

父之憂再照廣東之界山川風氣險惡特甚歷稽往牒自是盜賊淵藪議者皆欲於下歷處所建縣置吏治教並施謀非不良第龍南安遠信豐諸縣壤褊戶稀而和平又屬草創新邑均不堪再割不如相度形勢築立城堡或設守備捕盜通員領兵一枝鎮撫其中事頗簡省更爲建造社學選薰染日久數年之內或可化頑梗之俗爲禮義之鄉須其底定然後官兵以漸裁革則久安長治之策無踰於斯臣已案行守巡二道博採輿論查議停當至日另具奏請如蒙皇上俯念將士蕩平險巢犬馬微勞勅下兵部再加稽查照先臣王守仁勦平桶岡泃頭及近年廣東大征事例各將官功次分別上請陞賞以勵其後其已獲首惡行臣就近會官處決施行則賞罰允當而人知所激勵矣

差役疏

劉光濟

爲酌議差役事宜以蘇民困臣惟賦役繁重貴在均平民力困拙要當節省蓋法有弊而當釐事有窮而當變臣待罪江右竊見土地瘠薄民鮮蓋藏橫徵厚斂科派無紀生民之困莫大於此隨行布政司會同各司道官將里甲差徭逐一查議又選委練達政體有司官稽諸成法參以時宜凡歲徵歲用咸爲劑量冗役冗費盡爲汰革稅糧則定爲徵解之法徭役則定爲編派之規行之及朞民情稱便臣又慮公私費用苦節則不可久力役工食過損則不樂從勉強一時終難善後又經覆行會議隨事損益頗協人情凡徵收起解給散支銷等項皆有規則誠爲一時補偏救弊之術于地方似爲相宜除事體瑣細不敢一槩塵瀆聖聽謹摘其大要條爲五事

上請一均徭役臣惟均徭之法十年一設計丁驗糧戶分等則行之已久誠為均平無累然法久弊生名為均徭實有不均之患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丁糧多則派銀數少而役輕丁糧少則銀數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編之差有正銀壹兩而止納壹兩者此必勢豪夤緣者得之有加至一二倍者以至數十倍者此必益無太革絲絲相尋當此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則門丁事產肆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其弊三也糧多殷實之家平日則花分詭寄以圖輕差及至審編則營求賄囑以脫重差其弊四也歲歲審編公門如市官吏開賄賂之門里胥恣索騙之計其弊五也丁糧編剩利歸于官小民不蒙輕減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極且應直之年役重費繁力不能勝大抵人情皆安於目前既不能預積十年之費以待一年之輸是以一年當差即九年未得蘇息而傾家蕩產者相比也又查均徭規則原分銀力二差銀差內如各官柴薪馬丁儒學齋膳夫先年俱坐員審編以致貪婪有司故將殷實人戶自行坐占因而加倍徵收漁獵無厭如兩京會同館并山東保定等處馬價則以地方隔越有司不肯一體追徵以致經年逋負不得以時起解濟用此銀差之弊也力差內如府州縣斗庫及各驛廩給庫子則賠費不貲門皂防夫禁子弓兵等役皆編徭戶姓名募人代當則抑勒需索水馬機兵等則各編頭戶貼戶以數十戶而朋為一役募役則給由帖取討工食窮鄉下邑之民不能抗城市積年之勢戶戶被擾雞犬不寧其害尤甚此力差之弊也弊

多而法疎則民害滋甚臣愚擬將各項差役逐一較量如力
差則計其代當工食之費因勞逸而量爲增減如銀差則計
其扛解交納之費因難易而加以增耗通計一歲用銀若干
止照丁糧編派開載各戶由帖立限某爲貼戶今一切革之
其有丁無戶徵收如往年編某爲某役某爲頭糧者必係下
戶止納丁銀有丁有糧者必係中戶及糧多丁少與丁糧俱
多者必係上戶俱照丁糧併納是其戶之貧富不待審編而
自定徭差不得避重而就輕其銀一完則終歲無追呼之擾
而四民各安其業使輕重通融于一縣苦樂適均于十甲是
亦調停之一術也一革坊里臣惟州縣設有坊里輪年當差
乃庶民往役之義自勾攝公事催辦糧差之外無他事也奈
向有司不加體恤凡祭祀宴饗造作供帳饋送夫馬百爾費

用皆令坊里直日管辦坊里又坐派於甲首費出無經以一
科十閭里騷然日見凋敝如病羸之人不少休息將無回生
之望臣愚以爲今日所急在於革坊里在于定經費凡歲用
所需舊係坊里自行出辦者今皆派徵銀兩貯之官庫如鋪
陳轎傘幕次器用等項應預先置造者祭祀鄉飲賓興上司
支用等項應臨時買備者脩理衙門工料應臨時估計者接
遞夫馬應預先顧募臨時撥發者莫非有司之事掌印官爲
之經紀扣算實用數目責令該吏照所司分管隨事給銀登
記支銷其買辦役使之人即於隸兵內輪撥應用與坊里絕
無干涉自規則之外不許妄用自歲徵之外不許加派其前
項經費仍置立稽查格冊每季赴臣等院道衙門查覈如果
支用有餘作正支銷如果事出不經支用不敷亦聽各該州

縣於原編備補銀內支銷如此則一州一縣咸有經常之用
不失之苦節廢禮而妨事而坊里輪年應役可無額外誅
求之累矣一定派則查得本省各項差徭自嘉靖二十八年
該前任巡撫鄒元凱張酌定賦役總會文冊內開南北京庫
漕運本折米銀起運存留宗藩司府倉米皆出於糧戶口食
鹽起存錢鈔則出於丁惟里甲均徭丁糧兼派里甲一丁折
米一石均徭二丁折米一石及查各該州縣有以糧獨編驛
傳有以丁糧配編民兵有以丁折米獨編民兵全不編驛傳
者各因丁糧之輕重而爲之調停以免偏累民已相安相應
查照舊規通融兼派其戶口食鹽起存錢鈔近年奉例隨糧
帶徵但查鹽鈔二項係是丁差若仍前隨糧徵帶則畸零小
戶不無煩擾合行改正仍照丁口徵納及照田糧有沙塞人

丁有逃絕若不爲之查處則糧差無從徵納里遞不免包賠
臣議將沙塞田糧除舊額并沙陷無蹤原經奏準免派起運
止派存留司庫者里遞均攤輸納外其有舊雖沙荒今已開
墾久以迷沒今曾清出或本管里長并各勢豪包占影射者
即於得業人戶名下追收花利以抵糧差不得槩及通圖包
賠如妄捏沙塞無據者與實糧一例編差至於逃絕人丁原
額註於實徵冊內有據者照舊免編外其新開逃絕遽難槩
免合照不成丁則例比實丁減半編差各州縣四差人丁原
額折算多寡悉從其舊若有投托勢要隱避差役及脫漏戶
口者許諸人首告將本犯名下罪銀充賞凡有清出丁口并
逃戶復業一面增入逐年格冊一例編徵仍候造冊之年將
徵黃二冊改正如此庶丁糧派則既定而妄捏欺隱之弊悉

除小民永無偏累矣一僉糧解照得夏秋稅糧有起運存留
有本色折色收解之役名爲糧長各該州縣有一年一審編
者有三年五年間一審編者止是僉報殷實人戶原不輪年
分甲每遇編審之期勢豪大戶夤緣規避坊里僉報索騙百
端身未應役而所費已不貲矣官府不得已而爲一切苟且
之計或以數人而朋充一名或令一身而包管合戶間里騷
然息肩無日包攬者得肆侵欺貧難者苦於賠贖一充此役
鮮不破家此皆民間至苦極累事也臣查得大明會典洪武
四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爲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其
鄉賦稅十五年革罷糧長徵收令里長催辦十八年復設糧
長是糧長之役或編殷實或輪里長皆我祖宗舊制合無將
各甲排年管催本里人戶稅糧聽其自行輸納米入官倉以

管糧官典收銀入官庫以掌印官典收查照舊規應用領
糧役幾名就於經催中審其丁糧近上家道殷實者僉定名
數責令管解糧米有搬運脚耗之費折銀有秤收火耗之費
俱於派則內酌量加徵當官給發以資其用免其獨力賠補
是以十年之中不過輪役一年縱有一年之勞得享九年之
逸況以本管里長催徵本里人戶事勢尤爲順便庶幾祖制
里甲催辦之意而審編之弊可杜矣一處解運查得兌軍兌
淮南京各本色糧米及各項折銀俱係府州縣管糧官管押
經收人役交納縱有挂欠侵欺其弊立見追賠易完以有官
統之稽查便也其歲派南北本色棉苧布疋舊規原係糧役
徑解以致棍猾攬泊侵漁動以萬計且將麤疎布疋抵數解
納驗不中式大半駁回節經該部開催竟無完報其起解南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京各項折色如新例及江濟二衛水夫馬船工料銀兩會同館馬價各衙門柴薪皂隸等銀每差解戶逐項轉解以致中途花費侵欺或挂欠逃回經年批單不獲上為國用所關下為各役身家所係豈容襲循舊弊而不為之處合無將南京布疋順委部運南糧官帶解北京布疋各府類總委官押解南京各項銀兩務照北京事例凡係原差解戶自解者俱解布政司收貯委官領解嚴限獲批回銷庶可杜侵欺挂欠之弊矣

建定南縣疏

張紳

奉為懇乞聖明俯賜建縣以圖永安事竊以江西龍南高砂下歷三保界連廣東和平岑岡離縣遙遠政教鮮及以致人民頑梗有年近該前提督都御史吳必齊懇勦之後題奉欽

依於下歷築城建館移置捕盜通判主簿統兵五百名專一駐劄防守其下歷巡司移於高砂蓮塘亦築土垣一座添兵協守以遏岑岡來路又於二處各建社學一所選擇生儒訓其子弟已經通行欽遵查照外續據龍南下歷高砂等保新民鍾仕任等連名具狀告稱祖父良善禍因兩省交界僻居山谷每由小忿逞兇報復倚山傍險遂成巢穴去年大兵勦滅渠魁隨蒙設官鎮守萬無反側但廣東上下陵等處俱係發賊之源本府信豐之南坊上里員魚逕腦之大石小石伯洪三保亦是多賊之區懇乞比照南安府桶岡峒改建崇義縣至今太平乞除鎮守巡司等官弔割各坊丁糧共建縣治地方有賴等因臣于隆慶二年六月蒞任據守巡嶺北道右參政殷從儉副使董時彥會呈依蒙轉委贛州府知府黃宸

親詣龍南下歷等處將應割地方逐一踏勘隨據本官備將民情土俗一一詢訪勘得龍南縣應割下歷高砂橫江三保人丁四百五十九丁田塘地糧五百六十五石九斗零安遠縣應割大小石伯洪三保人丁一百二十一丁田塘地糧五十六石零信豐縣應割南坊上里員魚逕腦及潭慶上保龍頭嶺內坑居民郭信賜等告願割人丁四十四丁田塘地糧五十六石二斗零三縣通計人丁六百二十四丁秋糧六百六十七石零人丁每四丁折糧一石共折一百五十六石丁糧二項通共八百三十三石零編派里長四十名每名糧二十石每年輪當現年四名就於蓮塘建立裁減縣分知縣典史教諭各設一員官吏俸薪馬丁門皂工食每年共該銀二百七十九兩零查於贛興等縣裁減冗員之數以充之生儒廩糧齋膳并祭祀鄉飲答應使客等項公費每年共該銀五百二十六兩零將沒官田租稅以供之斗級禁子鋪司弓兵等役工食每年共該銀二百零七兩六錢以分割丁糧人戶編銀募充民壯一百五十名就於龍南信豐二縣裁革機兵名數內協濟龍南縣一百名信豐縣五十名每名該工食銀五兩二錢共銀七百八十兩行令二縣遞年照數解發新縣轉給分割丁糧只照在冊輸納秋夏二稅凡一應加派姑不責備如此則新民賦役頗輕從善亦易原額巡司官兵仍於下歷駐劄防守鎮守通判仍舊管理巡捕又查得蓮塘原議築土垣城樓窩舖等項工料銀二千兩先解發千兩除已支用過外尚存銀一百三十一兩零及下歷新城公館原議工料支到銀一千一百六十一兩零二處共存銀一千二百九

料支到銀一千一百六十一兩零二處共存銀一千二百九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兩零見貯縣庫其蓮塘新役先該同知李多祚查估建
築城垣啓造縣堂儒學分司官吏衙宇各處合用杉木一萬
二千一百五十根及查分割立縣界內杉木甚不足用未免
取之不割之地價值難以估數其餘包砌城樓窩舖并築土
垣應豎公廨合用磚瓦石灰鐵釘木泥土工油漆等項共工
料銀六千三百一十三兩零除已築城心土垣并先燒成磚
瓦等項共支銀八百六十八兩零應該準作前估銀內之數
今除龍南庫貯下歷蓮塘二處支存銀一千三百九十三兩
零外尚少銀四千二百五十一兩零合於原議未解紙贖銀
一千兩并本府原額抽船穀稅銀內湊給應用各該公廨杉
木未估價值候興工之日另行申請等因到臣該臣看得三
巢地方勦之於先既足以畏其邪心撫之於後又足以興其

善念且又見今兵政大振推誠嚮化之心可保不變今據高
砂保新民懇求建縣意在真心嚮化臣等重復委官查勘叅
之輿論酌以時宜詢諸黨正父老俱各懽呼似應俯從伏望
皇仁軫念羣生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將蓮塘建立裁減小縣銓選知縣典史各一員再照分割丁
糧除廣東不議外止割龍南安遠信豐三縣共八百三十一
石零編派四十遞年里長輪流充當共建一縣隸贛州府管
轄縣名恭候欽定合用本縣印信儒學印信仍候該部請鑄
降發其前項官吏俸糧柴薪馬丁及門皂庫禁斗子齋膳夫
機兵等役工食悉如該道所議其城垣修築并學校及各衙
門公廨一切應用錢糧取之船稅誠不足用合無嚴示沒官
租稅銀兩酌量動支俱候命下之日行臣等督發該道就委

知縣陳瀾等總理工程次第舉行尚有未盡事宜照時斟酌務得一完備庶幾縣立而民賴以安政行而俗因以化矣
乞禁開採疏
蕭近高

題爲地方瘠困已極不堪開採懇乞聖明亟收成命燭奸殛殘以安民生以固國本事臣于本月二十一日辦事該科見江西稅監潘相一本爲竭忠獻利裕國便民事據吉安泰和縣土民段永等首稱本縣官山一座名姥山嶺出產石膏欲要自備資本立廠招商開採歲可得萬擔販賣徵收以裕國計等因奉旨準依議行臣一見之駭且嘆曰有是哉小人之巧於逢君忍於朘民至此極也自潘相凌毆宗室此宇宙一大變故也內而廷臣劾之外而撫按奏之皇上悉置不問以故奸人窺知上意虐燄益張漫無忌憚相曰參政正佐當罰

治旋有罰俸之旨相曰牌票不必由驛傳道挂號旋有兵部知道之旨相曰石膏可採旋有開採之旨兩日之間俞旨三下此三旨者皆非所以令天下也皆非所宜令衆庶見也臣且先言石膏所以不屑開採之故大學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獻子不過春秋時一大夫耳猶不屑與民爭尺寸之利堂堂萬乘之尊而乃蹈獻子之所戒乎皇上採金於山採珠於海猶曰此重貨也區區石膏何物質與土塊同賤與土塊等千斤之值不能一金不過編民蓬戶賣腐之家用之以爲漿及醫家間一用爲藥餅而已就令如奸人段永之言一歲果可得萬擔變價能幾何哉王言如絲如綸而營及賣漿之業虧損聖德莫此爲甚臣竊爲朝廷恥之且非獨於此也即以利

言之其得不償失利不侔害不待智者而後決也臣吉人請
言吉俗江右地瘠民貧食土之毛不足給衣食嘗餬其口于
四方而吉之瘠困爲尤甚頻年水旱相繼疫癘大作村落之
墟幾絕煙火今者重大水災撫按又見告矣向令石膏可以
資生小民之趨利如鶩當不遺餘力而讓財矣又何必跋涉
而走四方乎又令小民果饗其利縣官何不從而徵之定爲
稅額乎此山俗名武山北距縣城八里許南距贛江六里許
武山介于其中周迴不過二三里乃云有二十里之廣者是
山能踰城而跨江也此欺誑之尤者也若一旦開鑿不過旬
日即可夷爲平地其發人塚墓拆人室廬破人田產不待言
也按形家武山於縣治爲祖龍於郡治爲前嶂譬之人身挖
其腦髓抉其踵趾而望其生全有是理哉以萬擔石膏而易
一郡一縣皇上以爲利乎不利乎況旣曰自備資本矣又曰
照礦事例官四民六是皇上之得利少奸民之規利反多也
況旣立廠必且差官官校一出蠅聚蟻附有司供億之煩費
無名額外之剝削百孔千瘡莫可窮詰分毫皆小民膏血是
利歸羣小怨在蒼生而害獨陰移之皇上也皇上英斷蓋世
明並日月何見不及此耶大抵小人之使爲國家惟規規目
前之利是營而不顧異日釀國家莫大之隱憂惟思百計以
中主上之欲結一時之知而不顧後日其言之必不可踐如
近日魯登科之代奏鹽商五十萬可爲永鑿矣皇上之明一
見欺於魯登科可再欺於潘相乎伏望皇上毋墮奸人之計
大彰睿斷亟收成命將段永文明等明正欺罔誤國之罪寸
斬以謝天下將潘相撤回正罪以爲各省直稅監無忌憚者

之戒斯國憲昭而奸邪斂跡民志定而禍亂潛消不然臣誠
不知所稅駕矣臣狂愚不識忌諱謹以臣鄉耳目所見直控
君父之前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參內監疏

題爲一省兩監疲累已極懇乞乾斷歸併以廣皇仁以奠民
生事臣昨閱邸報有江西太監潘相一本爲稅額徵收有歸
審務允宜親歷專駐劄以效塌埃事大約謂各礦封撤稅包
有司相於額稅外無所事事遂欲駐劄景鎮專理審務又一
本爲遵奉聖諭事大約謂描畫瓷器須用土青土青之中惟
題準浙青爲上等堪爲上供其餘廬陵縣錫瓦山永豐玉山
二縣徐鳳等山土青顏色淺淡皆中下等無當御用欲變價
隨稅恭進職以爲潘相此舉過矣查得武宗皇帝時曾欽遣

內臣督理審務至世宗皇帝英明遠矚旋即革去專令饒州
府官一員督造于時歲進未嘗不如額也器用未嘗不精好
也節年遵守至今便之即或間有粗糙嚴責成於有司有司
奉法急公未必在內監之後也何爲潘相未奉明旨而逕往
駐劄乎謂之駐劄相蓋欲爲久駐之計營三窟之安非特一
時巡歷之比也夫不待奏請而逕行駐劄是曰自擅旣已駐
劄而始爲題知是曰要君相罪至此可勝原哉況相一出必
且弘勑衙門繁侈供張必且多帶參隨另作一番威福區區
一鎮何能堪此魚肉往年相曾出巡一次據所奏云臣將抵
鎮民張樂焚香導臣三十里之外嗟乎聞有簞食壺漿以迎
撫我之王師矣未聞前歌後舞以導虐我之寇讐也卒之到
鎮數日遂激變土民楊信三等陷繫通判陳奇可等以致燒

燬御廠焚劫御器潘相僅以身免至今鎮民欲甘心焉相猶欲蹈其覆轍乎臣聞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藉游徒每日不下數萬人稍一騷動響者四應苟復激變如曩時當此皇恩浩蕩之日覩此景象相一身何足惜其壅遏明詔虧累聖德良非渺矣臣愚以爲審務責成有司便若潘相者可報撤也至於土青誠燒造所必資者然潘相未開採之先不聞匱乏也相之欲開採者不過藉口上供耳夫浙青既稱上等以代回青之用留之以描畫御器誠非得已至如永豐玉山廬陵三邑所出者相亦評之爲中下品矣此何當於御用而必欲採之乎詔書曰一切山洞封閉以固天地之元氣計徐鳳錫瓦等山之在皇輿內一小培塿耳皇仁溥博無微不被何三邑山靈不得與敷天率土共邀新澤哉且據相所奏不過欲

取此中下之青變價進上夫既等之爲中下矣所變之價能幾何哉不啻九牛之一毛耳皇上豈有賴焉又何過聽仍遺此不了之禍於民間也臣愚以爲浙青係供上用者誠不可已彼三邑者終當報罷不可復採也大都江右土瘠民貧無他奇產民皆仰食糊口於四方加以頻年水旱相仍幾不聊生而李道雄據于湖口潘相咆哮於省會十數年來苦此兩監欲籲天而無從也幸宸衷默啟聖政維新曠既撤矣稅責有司矣歸併於一稅監理之綽有餘裕相何所事事誠不宜一日留爲地方禍者伏望聖明大奮乾斷將潘相撤回正其擅行駐劄之罪庶少一監則地方少一監之害其審務專行有司督造責令及時解進其土青之在永豐玉山廬陵者務遵詔旨盡行封閉諭令有司不必採解將令江右之民生如

出水火而維新之德政益光史冊矣

請罷湖口新廠疏

張啓元

奏爲懇乞聖明酌罷湖口新廠以救民命以廣仁恩事臣伏
覩詔書款開一應弊政開載未盡者陸續查議奏革其凡可
以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竊
惟長國計者莫先於本末之辨莫要於利害之明小利者大
害之萌逐末者棄本之漸臣以爲湖口之廠所逐者錙銖之
末而本實先撥矣是其利國家也恒少爲害之大豈可勝言
哉九江之廠所以譏商賈也而權征隨之嘉靖四十二年又
添設一廠於湖口所收料銀附九江併解當時建議者不過
網羅商旅譏察江河而已詎知其爲南土之陷窅大江之炮
烙一至於此也臣備員南路遇東南來者莫不蹙額曰昔年

盜在江中今日盜在湖口江中之盜劫財湖口之盜劫命始
作俑者湖口故御史張科也恨不得啖而食之其初也逐利
於家僮而今乃流毒於生靈而莫可挽也何則湖口形勝兩
山夾峙岸石巉巖江漢合流湍洄浪急未有關廠則舟檣上
下觀便取徑不必穿泡挺濤冒險停撓設關以來不問軍民
必取灣泊下水者當回流之橫衝難於近岸上水者逆溜頭
之激射難於進港江底無泥鐵猫罔施或風浪驟發跳躑待
斃而已自立廠之日以迄於今不知幾千人死葬魚腹中也
旣奉明詔自該本處查議奏革茲怨聲載路而議請罕聞何
哉此廠一設徒快意於湖口之市井而落膽於江漢之往來
實媒利於委官之私橐而嫁言于內帑之密網也查每船梁
頭一尺料一錢明耗三暗耗二單頭三十人銀匠二十人大

半豪家者攬之單頭保者三錢再上下者認保一錢銀匠傾銷秤兌五分且昔之納料論季今之納料論遭昔之納料論載今之納料論船小而脚船亦所不饒停泊稍遲即以越關抵罪上而入臨吉者既稅于九江又以小票重需於湖口下而入漢黃者既權於湖口仍查印票不脫於九江名爲兩關一料實爲兩關兩料未嘗立關禦暴也而且重關爲暴非惟盡民之利也抑且戕民之命何其忍耶高皇帝曰國家愛養生民猶保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培斂以腴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仁廟曰不肖官吏夤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什一其餘悉肥下人耳皇上發政施仁之始正宜敬法祖宗留神民命罷去此廠以祛貪奸之弊以收愛子之心則大江有利涉之慶而九重周水陸之隱矣

臣所謂重末輕本以小利貽大害者此也倘議者以船之由九江即有輸料其往來慶池等處而不由者詎肯縱之脫然并寓譏考以防奸細亦有不容撤者臣竊以爲過矣南康巡捕之官可以盤詰慶池之往來者可脫然於四十二年之前而不可脫然於四十二年之後乎且由九江而湖襄者道路遠而生息繁不由九江而下慶池者道路近而生息寡九江之廠非漫無見而致遺算於湖口也萬一不允撤廠之請請易建廠之地可乎由湖口而上有地曰大姑塘南北土岸水勢紆緩可免衝激之厄且無撞磕之危人煙輳集薪米裕饒立關於此庶幾利於宿泊脫於沈溺耳安舍不必改創廟房可以止居此又請損之一策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我皇上登極之日即布詔天下重民之命卹民之財興民之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利除民之害胡忍毆此江南之生靈而枕籍于死亡之地也哉伏乞勅下該部酌議料廠可革則革之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如不可革則更其地早一日民免一日之苦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罷湖口稅疏

吳道南

奏爲目擊風波之慘耳聞號泣之聲謹剖忠直陳懇乞皇上大賜省覽徑罷湖口商稅事臣江西人也舟行往返必於鄱湖此湖跨饒州南康九江三府之境水勢連天一出湖口而洶洶震撼之狀駭目驚心更湖口縣前東西兩山突出石皆嶙峋險怪僅餘一口不過數十丈且廬山綿亘數百里障於西北長江滔滔又復自北而衝平時舟過於此舟人動色相戒非柴米甚缺不敢少泊自設稅以來舟過其處凡報稅交

稅輒經數日雖傍湖開一小渠而數日間又皆塞滿況冬間所開之渠亦盡涸也舟之後來無可泊處只得下錨於江中廬山夜夜西風一遇大發拔錨斷索數舟相磕頃刻敗壞一舟之中所載不下百餘人其強健者猶得負木版抵岸然亦在和煖時爾至隆冬盛寒即有負亦僵死矣不幸而沈則舟透江底是以一舟爲百餘人棺也臣扼腕傷心久矣幾欲言而未敢遽陳則以地方之官科道之臣屢屢言之以俟獨斷於皇上故自有撤回稅使之聖旨臣心私嘆以爲今而後皆皇上之再造時雖歸併有司猶恐泊舟如故臣敢冒死瀝疏乞皇上豁此數萬金以爲蹈不測者延旦夕之命夫臣蒙皇上不棄謏劣獲佐下風凡四方利病皆臣之所當言況乃耳目所及而不以上聞是欺君害民之一端也草疏未完潛然

淚下皇上俯納臣之言則聖主如天之福而臣亦得以徼其餘皇上以臣言未可必聽則臣盡臣之心異日臣過湖濱而死者有知或不恨臣之不言也臣言及此臣心滋戚況今各處饑荒皇上且普賜蠲賑以活之于死中則此之無勞于救而可拯民於風波之厄又何憚而不蠲也萬懇皇上鑒臣之愚并免歸併稅額則非獨爲民財恤而亦大爲民命造矣

撤回湖口稅監疏

鄧澄

題爲明詔恩覃無外稅璫天厭有徵懇乞皇仁速賜撤回以溥聖澤以順天心以活民命事臣惟帝王布大德昭大信蕩平堅確必不忍使一方一國之向隅而古今人火青天火災桴鼓響答必不能使一毫一髮之爽應前以聖母介壽皇孫誕生明旨霈然所在稅務歸併有司俟大工告竣一切停止

海內謳歌如出湯火而獨江西稅監李道潘相貪戀利權不忍釋手明圖占愆於已陽肆詆誣於人業經按臣露章獨以寢閣未報二璫便揚揚謂無可顧忌矣幸今天厭其惡李道湖口之居一旦付之烈焰此殆元穹明示異于皇上以此輩之不可一日不撤也李道親歷災變中懷怵惕又復貪濡姑設詞以嘗試聖意之可否臣愚謂皇上今日當斷斷聽從其請不宜使江右遺黎尚納之塗炭也夫普天率土皆屬赤子天下之稅皆已歸併而獨一江右付之虐璫假令江右膏腴甲於他省猶爲苦樂不均矧其地介於吳楚閩粵之交地磽瘠而民寒儉東北水鍾西南山塞僅僅小商小賈乃肯登頓崎嶇冒涉波濤耳悉其人與貨而錄之其實不足以當他省之十一也乃行省既有潘相湖口復有李道何地何民而勝

此魚肉乎糧船爲國轉運從來未有稅及備載戶部議單明許附帶土宜而李道公然邀截肆行攘奪當旋渦猛風之中捩舵收帆不暇廬陵一邑軍旗頃刻付之魚腹致令死者沈屍生者償糧至今言之無不拭淚正以貧儉之地不足以充谿壑之欲不得不取盈於此耳臣聞虎之飽也雖其搏噬猶然擇肉比其饑也誰能禁之今湖口之居乘昇炎火度其平日所積當已煨燼爲多將來何所取償勢必別作一番咆哮是饑虎之噬也盜於夜也雖其劫畧猶然憎主比其晝也復何忌焉今湖口之焚幽畏神怒明憚聖聰惴惴惟此一時苟尚假以利權便謂主上旣已信任不疑縱天變其又何能難我是白晝之攫也抑尤有隱慮者民饒則畏法窮則法不足以束之今以窮苦無聊之民迫以數年搜括兼之水旱頻仍

業已泊無生趣且虔贛橫聯五嶺彭蠡襟帶三江不逞之徒向所淵藪如乘此焚燎之後派丁橫役伐石斫材急圖莫居猥期壯麗張虎狼無厭之求際鳥獸攫啄之會近者滇中之事不足爲寒心乎上天明明變不虛生焚居已兆其疾威不愼必逢其震怒臣又不暇爲江右之民惜而爲稅監惜臣不暇爲稅監惜而深爲國體惜也皇上誠當此時乘天變之示允李道之請亟賜撤回併潘相稅務一齊歸併有司比之他省不過行皇上日前之恩詔而得之江右則實出皇上更生之鴻慈江右之民幸甚稅監幸甚

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劉元卿

奏爲聖世理學大明再乞天恩增祀四儒以興正學事臣聞之臣師耿定向曰世之所以又安平寧者人爲之也人之所

以循理率度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於淫蕩邪僻則學爲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爲學而仁流一世或以師友爲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仁流最遠彼以爲賢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喪然六經故在也朱熹承周程之後特爲表章使天下士民咸知尊孔孟以自束修是故迄宋至元迨我國朝遵用其教世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朱熹之註疏固以爲入海之航而後之學者遂以航爲海于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聖人以爲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復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掇良知之旨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知之無不良人皆可以至於堯舜而患不致良知耳希聖之路久塞而復開則又守仁之功夫人心之宰萬物譬之猶海也朱熹借六經以爲航守仁復直指人心使曉然知海之不遠固皆孔門之嫡脈其並得從祀宜矣然臣以爲朱熹之功大矣所以開朱熹者誰也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議也守仁之功大矣以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祀又不可不議也王者之祭川旣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不求其原海孰與輸不求其委河孰與衍熹之學得之李侗李侗得之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臣觀從彥教人每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侗亦嘗終日危坐以求所謂中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都可見遵堯一錄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本末備具咸可舉行視世儒迂疎無當又何如也彼其師楊時以爲惟從彥可以言道而從彥少然可亦亟稱李侗蓋不虛云今周程祀矣楊時又

增祀矣而李侗從彥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缺典也守仁
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一出於正者則當以
守益王艮爲首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三百
即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
于皞皞肫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
頗詳盡矣王艮以布衣悟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爲
天下國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夸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而
自爲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以褐衣
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觀今日學術謬悠
特甚或以孝弟爲剩談以懲忿改過爲沾滯芻狗仁義駢拇
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麗於此之時使四臣者得入祀典無
但遵朱熹而及其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爲大亦無但
守仁而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爲益即四臣兢
兢躬行或隕然如田夫野老或冥然而默坐潛心或忠義形
於昌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元悟奇行而今所從祀
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繩申飭規矩使天下
回心而向道其爲補豈小小哉夫學一也趨方便之門易趨
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願附於聖賢顧無奈繩墨之易失也
畫工之畫也惡圖狗馬好作鬼魅則以人之所不覩者易逃
爾今欲使鬼魅之說得熄則無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以爲
增祀四儒不但可以補先朝之缺典蓋亦正學術之大機也
伏惟皇上採納臣言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臣羅從彥
李侗先臣鄒守益王艮則俎豆生輝斯文幸甚臣不勝祈懇
之至

條陳南糧缺乏事宜疏畧

萬士和

二曰專課夫臣之所職者專在糧儲其所以課有司者亦惟錢糧一節爲重糧完者他事在所可畧糧欠者他善亦所不取何也所謂良有司者以催科爲第一務也所謂善催科者非必嚴刑刻法但盡心稽考無使姦頑拖欠積猾侵欺而課自然完矣故錢糧不完而謂別有政績無是理也即以江西一省論之異時逋賦甚多自今任左叅議黃正色四十三年管事以來夙夜在公立法詳密遂使該年通省錢糧升合無欠雖四十一四十二兩年積負催解一清且其爲政平易近民無事苛刻所謂善催科之效此其驗矣合無今後總督舉劾專以錢糧爲主不得借名他善曲爲庇護則人知趨向而事有專功亦庶乎其一助也

爲請專勅嚴經畧疏

胡松

該臣參考圖牒問訊故老看得永豐上饒二縣所稱平洋銅塘一帶地方縮帶衢建當閩浙交會之界有岩嶺谿壑之阻擅鉛礦材木之饒爲方可數百里正統年間閩賊鄧茂七等蓋嘗盜冶其中知縣鄧顥追捕被害該前巡撫都御史韓雍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十里遞均賠其後包賠不前復奏蠲免有籍可覆正德中嘉靖初閩浙諸寇往往時來劫掠盜開地方居民被其荼毒蹂躪累年而後定即今前項流徒乘今江閩用兵多事又復糾黨操戈託名盜冶意實伺便劫掠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查得銅塘山場之與平洋均爲盜所垂涎而平洋坑尤切浦城江山二縣之界重山複嶺疊嶂層巖一轉折十數

步之外即主客爾我不相睹接凡茲醜徒經行棄伏草莽儔侶後先則爲道路之行人俄而暗號一呼挺戈以奮則呼吸俄頃數百千人可立而聚防之甚難然幸道途往來必經人烟去處炊汲其所經從非江山常山所轄則皆浦城之民也三縣之人其于廣信本自秦越不相爲謀况又觀望成敗幸其得開則因而隨行分竊固自有利且聞多有爲之耳目嚮導接濟居停者僉謂必須請乞比照汀州武平之屬嶺北潮州程鄉之屬漳南故事而以福建之浦城浙江之常山江山三縣與三縣所屬之盆亭溪源高泉若仙霞小竿諸巡檢司悉聽江西分守湖東道管轄提調責令盤詰探報可以先期爲備如遇各賊盛集一體起集鄉兵首尾應援阻截遮邀最盛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溫處守巡各道速發援兵協力驅逐違期者聽臣等江西巡按參論仍乞勅下兵部查議果于事體可行請賜不坐名勅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參議駐劄廣永豐縣治訓練營鄉等兵控扼禁緝逆折潛消幸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邇可以屏維藩翰其于閩浙二省撫按司道止于文移往來一切叅謁儀文截然無與庶乎于事可豫于官可常于職不曠產賊之源稍清而受賊之委可塞矣

爲請設江防守備以重上流疏

卷查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段顧言案行司道諏訪官邪吏弊民瘼盜情四事據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各道議稱鄱陽守備應於康山駐劄以便居中往來巡緝調度所以爲湖防謀者似矣但江洋之寇率靖江泰興等處之沙民龍潭蕪湖等處之洲民隨風直上由安慶以達湖口人船俱便往來

甚捷又荆蜀江漢諸水會於九江贛吉撫饒諸水匯於湖口則湖口乃湖寇所由以出江江寇所由以入湖爲第一要害之地雖設有九江衛與兵備道然相距尚遠防守弗專至於湖口要地曾無半旅一卒之戍殊爲失策宜於湖口之南湖嘴增設守備一員操練巡邏以扼要衝庶江寇不得入湖湖寇不得出江等因前來該臣會議照前項湖口江防一帶不獨沙民洲民即今離徒曠盜往往托于商舟賈舶乘便四劫又前此各處徵調土苗等兵雖稱發回亦多有逋逃竄匿于港嶼萑苳之間且近日閩廣諸賊侵境瀕洞姦宄惡少又多蠢動相煽尤當預防所據湖口之南湖嘴增置守備一員誠爲先事之備但須於九江府衛摘撥軍民精兵二百名造給多槩戰船三四十隻付之操駕以時演習巡緝給與循環赤

籍每半月一次令與鄱陽守備盡會於適中之地以稽惰勤虛實仍有盜發互相通報迭爲犄角而皆聽兵備該道守巡道稽察若江盜侵入湖中則九江兵備湖口守備首任其責守巡道次之湖盜侵入江中則饒州兵備鄱陽守備首任其責責守巡道次之如此庶事相協心不致掣肘患生戮力不事虛文責守旣專經理漸密巡緝復嚴聲實布張氣勢聯絡伏機隱禍可漸消弭留都上游之重不致空踈蹠盃如往日矣

因事陳言疏

張棟

臣先任江右承委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前後兩年蓋身親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者方敢詳言以瀆聖聽臣嘗謂天下無良法亦無弊政行之而善則弊政即良法也行之而不善則良法即弊政也如丈量一事是已臣未敢泛言

天下舉江右一省而言又未敢槩言江右之各州縣第就臣所領新建一縣而言本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零而先年魚鱗文冊並無一字可考訊之故老則云不知從何年代丈過今無所查矣每歲正供銀糧額該六萬三千有奇而黃冊所載無徵虛米乃有四千餘石其不在冊內而小民逐年賠納者又不知其幾也不丈何由得清民間貿易田地唯無鱗冊遂無號數而上中下則又淆亂無憑文契所載但云田幾畝米若干而已買者利輕糧賣者圖重價則以上田而過下糧里猾爲賣主愚民爲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糧展轉爲奸積成宿弊一再易主而爲奸者亦不自知其所由來矣不丈何由得革惟有無糧之田斯有無田之糧富家安享其利而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丁衆者尚可併力分賠其燒瘠之區逃亡之里十戶九絕十室九空流離苦楚雖鞭朴日加而終無完之理國賦日以虧積逋日以益有司惴惴焉懼叅罰之及而莫之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府可知也舉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知也則丈量一事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乃至有稱其不便有稱其病民甚則有指其爲弊政者何也良以行之不善也夫天下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即以江右一省而爲府十有三爲州縣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久而未丈者有經遠年丈過者有經近年丈過者有久未丈而弊多者有近經丈而弊少者此不可以槩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即一槩議行無論其經丈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不願丈者叅罰立至于是有民不願丈而強之使丈者是以

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天淵然不特東南之與西北爲爾也即以一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寡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始議丈也即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既察其可使而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爲聽其調度待其報成而後覈其功罪取其宜民焉而已奈之何束縛之禁制之頒條列示定式刻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一例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相宜者不顧也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驕騶騾駟天下之駿馬而試之釜竈之間則疾不能過颺馳黃鵠白鶴一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則便不能過燕雀人固有能有不也能也况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爲長吏者以一人之精神思慮欲以成功而善後蓋亦難矣非假之以歲月豈能一蹴而頓完也而自奉明旨之後即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復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在造冊之時則不許長吏就榻撫按逼司府司府逼州縣若曰無阿徇無苟且完事毋稽延違限其于民情之稱便不稱便地方之相安不相安都付之不問矣是以謂行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爾時各州縣官固有承望風旨而罔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有見而不畏撫按者乎顧明旨在上誰敢不欽劾疏在前誰敢不避語云兕虎在前見隋侯之珠而不及撥非不愛寶也先避禍而後就利也言及至此亦可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于行法而乃歸咎于法之病民或云復舊之爲得或云重丈之爲得臣皆未敢謂其然也蓋天下之最勞民固此事而可以爲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惜財者固此事而可以裕財

者亦此事行之不善固但見其勞而不見其有惠之利但見其費而不見其裕之利耳然當此之時民已勞矣財已費矣疾首蹙額誠有如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重丈議復舊則折算也改冊也歸戶也收圖也又當有一番勞費所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斯民何幸而蒙皇上之軫念又何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臣以爲補偏救弊之術莫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某省有何利某省有何害某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一省言則就各州縣之中要見某縣爲害多某縣爲害少某縣爲有利而無害以一縣言則就當日之所丈者或初丈之未善或初丈善矣而定則未之善或初丈善矣定則善矣而造冊之未善各因其害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未丈而弊多者則據新冊可也近經丈而弊少者則按舊冊可也按舊冊而稍爲查覈據新冊而甫爲調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利源考究其病民之故或減尺丟弓或斜量折算此其弊在田畝其罪在業戶不可令其首名免罪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弊在田則其罪在公正不可責其沿邱戡改耶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損此易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冊其罪在書算不可曉諭被害之家使自首告耶大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未必無晰其弊竇者也與其從今重丈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已丈者而爲之查改其力尚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虛糧不去孰若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尚倍乎與其徹底更

動而利害猶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偏救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尚萬萬乎第須專責之于撫臣徑付其托于該府該府徑付其托于該縣蓋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可通也而郡守之于縣長吏其勢當聯屬縣可以達之于府府可以達之于院如臂指之相通也至于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讜服豪強可以漸消謗讟此三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于丈量乎何有哉若委其責于按臣則兩院並行未免有所牽制若不徑行府而轉行司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未免有所異同而况經過衙門既多則行移牌票亦多徒令長吏苦于應酬疲于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矣夫朝廷之上既專責于撫臣撫臣又專責于郡守郡守又專責于縣長吏而立法以宜民便宜從事朝廷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守郡守又復聽之縣長吏慎毋以文網束之慎毋以條約拘之慎毋以歲月限之慎毋以一人言便一人言不便遂爲行止慎毋以一言之譽一言之毀而遂爲低昂慎毋以一縣先完一縣未完而遂爲勤怠則庶乎責任專事權一而有不足以易弊政爲良法安民生而固國本者臣不信也然猶未也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苟利多而害少即可稱爲良法而况丈量一事尤爲恩怨之府欲人人稱便此決不可得者也今既許其便宜不限以一定之例寬其時日不責以旦夕之期而及其報完也則又當審衆寡以定利害什九言利什一言害其爲利也不待言矣什七言利什三言害是亦利多而害少也雖謂之有功而無害亦可也若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爲良法則臣不敢與謀

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既以事事責之縣長吏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弊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之不便于已者又易從生謗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世既以成功責之即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稽其陞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暫稽于資俸者則先期即有召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託與夫苟且塞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則賞之厚而人知勸罰之重而人知懲如是而功有成不成者臣之所不信也

請諡先賢疏畧

李日宣

題為聖世無覃敷獨遺之典名德無久鬱弗耀之光謹據所知上達聖慈以備採擇事臣不敏竊嘗臆之有兒童知其名士紳仰其徽而一字華袞未以相加者亦有名易矣而官不稱其德賞不如其功名雖挂於國本而實未沾乎闡幽者有兩人焉謹向皇上陳之其一為原任大學士解縉夫縉非異人即高皇帝所為寵之異之恩猶父子者也其遭禍之酷則以護持仁宗好皇孫一語微合成祖睿算陰誣默衛為權者所忌而遂中於漢庶人之譖鬱鬱獄死異時仁宗非不還其第宅錄其苗裔而封功德時如有待今二百五十餘年開閣元臣冷落荒邱聖明能無憫念乎其一為原任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夫洪先非他即昭代所稱為理學狀元者也洪先之學得新建良知之傳師先莊介無欲之旨一以保固收攝為功退藏於密是其本領無何為請東宮出講落籍山中幾數十年恬修正學海內仰為山斗臣近覩刑部主事孫如法

贈光祿少卿至洪先雖已謚文恭然以宮坊翰學又爲國本
褫奪者丁卯間亦僅得贈光祿少卿而陰與祭兩闕然是何
今昔懸殊至此遐思賢人子孫率多貧且樸而臣鄉爲甚今
解羅二臣之後又甚貧家業飄零良可嘆也又景泰間人皆
知于謙徐有貞忠勲矣而不知當時謙所舉爲左右手有貞
等所憑主謀迎復者則都御史羅通也通初知清化數卻黎
利於克鋒旣扼居庸則保都城於安堵至今居庸一關人廟
祀之不替其載名臣記一一可考此其功不在臣鄉譚綸毛
伯溫下而二臣得謚通獨未蒙則今日欲鼓勵臣工如羅通
之缺典應照譚毛二臣補之矣又有若崇仁布衣吳與弼自
幼潛心伊維壯而棄舉子業一意敦行孝弟明道淑人英廟
聞其名遣官幣聘至京授以諭德疏辭旣召入文華殿從容
顧問堅令就職辭益力仍遣官送歸褒嘉海內從遊者衆如
胡居仁陳獻章張弼其最也胡之言曰今之學明德足表表
者聘君一人耳陳之言曰章生長東南樞趨日少茲欲就以
正慨弗及云張之詩曰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
今胡陳俱從祀而吳猶蕭蕭野土可念也此外若臣鄉大理
卿曾乾亨太常卿王時槐與臣巡歷所知若雒之戶部主事
尤時熙溫純粹有明道之氣新安之光祿卿孟化鯉精心
卓旨以正學自任皆物望所傾急須易名者臣又記十年來
今大學士何宗彥任禮部侍郎所請張元忭朱鴻謨鄒智及
臣伯祖李中等多臣師鄒元標所臚列也宗彥所請原合四
方之公極一時之選萬口無二今茲之舉猶當從其遠者真
者俾人心允服盛典重輝其爲世道人心嘉賴靡有涯涘矣

恤軍救民疏

伍承載

臣聞國初法嚴戍遣世隸衛所是謂軍伍民照畝輸米轉兌軍運至京爲餉制也第戍於郡邑者子孫土著即屬氓隸氓籍者姻姓聯絡亦關軍伍乃今漕運之艱無如江西而江西諸邑所爲卒少船多避僉運如避虎者則安福爲最所爲產去稅存望清丈如望歲者亦安福爲最臣敢瀝血爲皇上陳之蓋軍民備極困憊竊謂漕非灑帶無以解焚艘之厄田非清丈無以濟加派之窮國家故倚漕東南東南造艘輓運多責於軍計江西三衛八所船總八百六十四隻會典所載安福額運四十二艘行百餘年無異正德間宸濠變起當事者議留南昌軍守城以項下運艘權分各外衛所代運後事平各衛所退還獨安福諸弁利艘多索常例因循未返於是舟數溢至六十二隻每隻五年一造造非三百餘金不能成其一舊制每艘止給軍三民七銀七十餘兩除告領使費扣除則又有中道盤剝露囤守候寄頓諸費嗟乎以六十巨艘而輪造於四百餘名之窮卒以無限運費而取足於七十餘兩之官價能無傾家鬻子以償乎勢不得不資翼造凡民與軍同宗異派甥舅姻婭罔不株連方蒿目傷心躊躇無策乃於天啓七年運船守凍天津突被燒燬四十二隻時臣適奉差歸省見之旣慮焚舟不能即補又慮愚民釀亂乃與諸縉紳謀之當道查有小患通幫大患通省之例遂將所燬舟數原載米若干分三衛八所帶運一時稱便但計雖出於權宜法必行於永久若以南左號船返南昌彼歲久不任受惟以此二十艘米永分通省每船僅加米五石衆擎易舉且二十舟

所剩行月糧分給帶運資途費而所省造價一千五百餘金
仍歸朝廷助軍餉無誤漕事有益邊儲何憚而不爲此且查
南直江北漕艘俱開廠淮安官任造軍任運獨江西造運俱
委諸卒僉殷實戶丁承之夫窮戍拮据終生有何殷富設此
名色騷害萬端合無今後江西漕船照南直事例開廠南浦
每閱五年除灑帶二十隻不造外餘俱令三衛八所掌印正
官或府縣佐貳領造有不足則以各衛所屯租官收幫費而
旗卒但責以領兌上運此則救焚拯溺之急務第必申飭然
後諸弁不至作奸故曰漕非灑帶無以解焚艘之厄者此也
舊制照田肥瘠分科立則故田有上中下山之四等而賦亦
必有輕重加減之不齊均賦之法全藉清丈臣鄉吉安九邑
而安福之需丈則不啻饑食渴飲何也邑在萬山中山水往
往漲發能令高岸爲谷平原成坑其田非依築傍埂未有五
年得如故道者安福自萬曆九年清丈至今五十載矣中間
水決沙壅經界蕩然甲鬻乙售田疇易主荒蕪不可糞祖戶
不可削民何堪而當此塗炭乎蓋緣萬曆清丈時胥役疲於
履畝有司急於功成遂以土中下山田混爲一則如原係二
百四十步爲一畝者則益之以就下原係三百八十步爲一
畝者則損之以就中蓋以人之有上田也必多於下山田裒
益成中自無偏虧而不知此法惟長子孫無出鬻可耳脫急
故變產買者擇其肥而棄其磽賣者計目前而忘後害始猶
存上田幫稅久之鬻盡而石田不售稅籍仍在有司第按籍
徵稅不及覈田之甌脫於是有家徒四壁而追呼不離門貧
日益貧重以數年來每糧一石加銀至二錢七分民方顆粒

無資俯仰無助而尤困於虛稅安得不流離顛沛逃亡也爲
今計加派既不可暫捐則清丈以豁虛無至急也查會典一
款凡官民田地有因水塌漲去處令所在有司逐一丈量丈
出多餘者給與小民承種塌沒無田者悉與開豁稅糧據此
一遇災傷便行文明豈有越五十載山川變遷人物改更猶
不得清丈一開豁者乎幸皇上饑溺由已所當爲民出萬死
一生故曰田非清丈無以濟加派之窮者此也以上二者大
害大利臣由桑梓起見推而廣之凡東南運卒省一舟便省
千瘡百孔之蠹虛稅減一分便減億兆黎民之苦恩不期多
期於當厄伏乞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咨行江西撫按將
安福仍遵照會典原額領艘四十二隻委造于官責運于軍
而以南左號船原載漕糧分通省不必議造造費一千五百
金充餉而五十載未經清丈如安福速委才幹廉吏勘
丈量務俾上中下山輕重分畝庶國儲國稅兩俱有裨軍政
民生永賴無窮

請兵籌餉疏

周燦

題爲寇氛已迫敬陳兵餉急著以固疆圉事竊惟禦寇者禦
之於門庭之外若待賊逼城下僅以閉門却敵外無救援內
加細作鮮克久持楚省數郡之破皆中此弊前此荆襄麻黃
與江右尚隔一水長江天塹猶曰有險可憑而今破武昌在
西江肩項唇齒之間不啻剥膚矣此時亟作門庭之計上自
袁吉下自九江皆賊充斥之路九江近設總督重兵雲集可
以恃而無恐袁吉一帶如萍鄉之接醴陵萬載之接瀏陽承
新之接茶陵處處須防而萍鄉尤爲第一門戶賊過岳陽一

步則萍鄉危矣萍鄉不守寧但西江之患南則百粵八閩東則初門常山將有不忍言者今日守西江即所以守閩粵守徽浙也兵單力寡決難捍禦亟須精兵壹萬分布萍鄉萬載永新三路統以遊擊貳員不獨畫藩而守且與湖南彼此犄角互壯聲援賊住武昌去巢穴益遠四面受敵若大兵會約淮皖應諸兵從九江而上更調虔粵諸兵從袁州而進會合長衡永諸兵從岳陽而下水陸合湊上下夾攻滅此朝食此其時矣但兵興糧隨前此西江無事則西江之餉解京解楚總為寇而解今日西江有事則留西江之餉養西江之兵亦為寇而留守得西江不為楚省之續則兵餉皆為有用亦不至如楚省委之浙波呼吸安危司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臣謹會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郭某巡撫南贛右副都御史

林某合詞上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準臣等所奏或募或添兵壹萬計哨官隊長什長教師等項每歲約食餉八萬兩餘懇祈準於本省練餉內動支至於遊擊貳員一切廩餼心紅紙劄與添設營房等項不敢擅動正額容臣等與地方有司商酌另行設措庶使軍容壯而士卒鼓進足以攻退足以守西江安而閩粵徽浙五省俱安誠今日東南半壁救時之急著也

請改折南漕二糧疏

題為楚疆決裂幾盡西省危在旦夕懇祈聖明亟勅行間諸臣併力夾擊以保江南再懇聖明速渙蠲折德音以收人心而張撻伐事臣六月入境後即具有地方兵荒情形一疏爾時逆獻正盤踞武昌也使乘此會師合勦獻可成擒即不然

而固守岳州與九江互相犄角猶可蹙賊使饑疲而遁乃不知楚撫王聚奎何以棄岳不守至八月初五日而岳州又告陷矣岳陷則賊必走長沙長沙安危江省實與共之唇亡齒寒必至之勢也今贛撫林某移駐吉安江撫郭某移駐袁州二臣慷慨臨戎有誓不與俱生之氣自能爲皇上鞏此危疆但江省兵力素單二臣所統不滿二千餘人其何能有濟宜於督師呂大器標下分兵數千徑趨袁萍再勅兩廣督臣及閩越撫臣各發精銳三千會師境上壯長沙之聲勢爲進剿之圖而鎮臣左良玉之師溯九江而上直搗岳州東西夾擊賊未有不窮蹙授首者也臣竊觀前此之失事大都不由賊之善攻而繇我之善棄今若再棄長沙是併江省而棄之皇上封疆豈堪逐節斷送此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能已也乃

初發賊深慮者今歲旱災特甚而軍興旁午一切本折銀兩勢必取之地方小民疾視長上搶攘之風日見告矣夫賊之假仁義誘吾民也業已盡民爲賊而吾圖所以制賊者慮必盡民皆兵自非行真仁義以結之不可今追呼日繁內潰將作大寇狎至其何以支朝廷縱不能言蠲亦請於南漕二糧各折其半留未盡之子粒以還民間庶可留溝壑之餘生以保疆土臣豈不知軍需匱乏仰屋方殷顧爲此不識時務之談以聒宸聽獨以事勢至今有同累卵萬一魚爛瓦解狂氛四塞異日即欲議蠲議折而不可得尚忍言哉此臣所以痛哭流涕而更不能已也伏乞皇上爲封疆計立賜睿斷施行莫兩盡而盡也

請止惠王住廣信疏

題爲恭繹相擇之明旨俯獻芻蕘之一得懇祈聖明勅部議覆以奠兩藩僑棲之安以慰皇上篤親之懷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午時德安王親至南浦順帶禮部咨文二角皆以王居一事兩奉明綸一則曰該撫按遵旨相擇再則曰該撫按相擇妥確具奏其所以爲剪桐謀即次之安者綦周且摯臣即刻齊集司道再四圖度咸謂兵荒之後鮮有樂土築舍無成爰居靡定臣等迴翔審視思仰副皇上親親之仁故尚囁嚅而不言也再閱邸報見惠王一本孤臣飄泊事奉旨準住廣信府禮部知道臣閱未竟而不禁背汗之欲泮也以此彈丸黑子之信州一郡藩之不堪賁止而反能辱親藩之駐節耶臣敢冒死敬陳風土江鄉地狹土童民愚俗戇邇來宗祿罄懸天潢腹誦捉襟露肘大是不堪物色况廣信九江右之

瘠壤而巖疆者生菜晶鹽無海錯山珍之饒其供嗇青鞋布襪罕蜀錦吳綾之被其服儉茅茨土階無丹楹刻桷礮椽之屋宇其宮室隘以朴而臣逆計藩王播遷之後艱難險阻業經備嘗定不求多於此此之大可商者一道兩府兩藩供億既繁調度不敷而又地扼閩浙之吭受敵最易汎遠督撫之轄焘管復難先年鄧茂七旣盤據於前葉宗留復嘯聚於後即昨歲靛賊竊發負嵎走險深山窮谷緝捕爲艱此孰非廣信疆域以內事乎而眼前金華之變信州政首當其衝震鄰剝膚以晷爲歲故祖宗令甲以封禁山命名此土者謂數百里內禁人不得出入耳夫以窮鄉絕域數百里內爲人所不出入之地而突然以一藩封建置其間妥乎否否確乎否否倘非皇上智力高懸灼然見永豐之不能建藩臣不敢爲此

請倘非仰體皇上展親誼篤確然見永豐之不能建一郡藩
廣信又何能再建親藩臣亦不敢爲此請且臣原非獨爲廣
信一府偏懇弘慈實實以江省全局廣徼宸算也伏乞皇上
勅下禮部平心酌覆如江右之益准樂建諸藩星列碁布何
處再堪位置又如江右之袁臨吉南劇盜奇荒何府再堪建
藩總期皇上予之以安者臣等不敢置之以危若欲臣等堅
執恩詔內一款擇於浙之台處福之汀邵廣之南雄韶州以
爲推卸之路此不恕之施臣等萬不敢出也

爲鄒元標請卹疏

李邦華

奏爲一代忠諫宜褒千秋理學不泯懇乞聖明特旨追錄以
光盛治事臣等竊惟主聖臣忠曠代之遇不偶守先待後名
世之生豈虛歟逢我皇上御宇以來首崇舊德憤逆璫之摧

抑俞言官之闡揚易名大典屢奉溫綸若原任太子少保都
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大用未盡於生前聖眷特隆於身
後真臣子不世之奇逢而君父難徼之異數也但以未請特
旨部覆無據臣等皆元標同里後進或及門受業其生平學
術氣節耳聞目擊心儀行景敢不爲皇上一陳之元標志慕
臯伊道宗孔孟正氣百折不回雅操一介不取當張居正之
奪情也元標一觀政進士耳又值諸臣得罪之後不避其鋒
侃侃上疏廷杖八十血肉淋漓從容就死賴救得甦及謫戍
貴州萬苦備嘗偕諸卒伍甘受無怨日進黔士說禮敦詩邊
徼學人奮起而慕忠義焉則元標倡之也居正旣敗神宗皇
帝賜環歷任銓諫時玆居正者半是媚居正之人元標絕口
不談且謂居正功過相準人益稱其識量然遇事倡言不避

嫌忌卒調南散曹郎幾三十年竟未敘用元標絕意仕宦惟
日講道著書範俗維風即童孺皆知其姓名華夸共瞻其聲
望乃若無若虛學與年進文章道德日新富有臺省撫按交
章論薦銓宰補牘殆無虛日其稱爲百世師表一代偉人者
殆不虛也光宗皇帝登極超陞大理正卿行且不次柄用不
謂鼎湖龍馭事竟中阻熹宗皇帝登極晉刑部右侍郎元標
感激殊恩勉起田間士民手額如司馬之再入雒也及陛見
條奏皆國家大政封疆至計與夫愛惜善類維持世道一腔
忠悃盎然流溢楮墨間不踰歲改吏部左侍郎遷都察院左
都御史適大計天下羣吏元標懲貪擢廉獎恬抑競一時人
頌平明焉亡何廣寧失守京師震驚有語元標子幼宜先遣
還鄉者元標顧上書禁臣民搬移家屬出京仍日與副都御

史馮從吾等從容講學晏然無事自是人心始定說者謂元
標以坐鎮消危疑學有實用功在宗社非溢辭也然當是時
魏廣微以父魏允貞爲元標舊交詭來納款元標洞其兇邪
每厭而薄之廣微切齒不解嗾郭允厚等以講學相誚讓而
元標遂勇退乞休矣熹宗皇帝溫諭再三知不可奪加太子
少保馳驛致仕歸歸而人望無已旋起南銓則元標以疾革
卒無他語第念國恩未報戒其子無敢請卹迨逆璫肆焰廣
微執政竟施辣手削元標生前官誥毀其書院熒熒弱子旣
朝夕莫必其命即臣等亦因是駢罹逆網吞聲莫控幸皇上
採科道公評褒忠旌直予卹予謚屢旨已明而該部尚未即
覆臣等竊謂元標剛介執法忠蓋匡時立朝正氣勵世清節
與海忠介瑞風裁一同乃其性學醇粹悟修兼至羽翼聖真

大振宗風又復過之今其子燧孤弱不能萬里陳情臣等謹
採大節冒瀆聖聰伏乞皇上將元標易名速命閣擬仍勅下
吏禮二部將元標身後應得葬祭贈廕全典加優具覆庶四
朝劍履一字褒崇史館宣付可補實錄矣

少新鴻艱難卦離離而
災縣登更思之朴矣熹宗

尋無出語策念園恩夫
災縣登更思之朴矣熹宗
尋無出語策念園恩夫
災縣登更思之朴矣熹宗
尋無出語策念園恩夫
災縣登更思之朴矣熹宗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十八

藝文 奏疏四

國朝

請豁除荒蕪疏

蔡士英

題為覆查荒蕪據實確報仰祈

聖鑒該臣看得江右地方夙稱土瘠民貧兼之連年兵燹加

天災流行死亡相枕腴產拋荒其極慘極殘之狀已經前
撫臣備悉陳請無容贅矣惟是錢糧係朝廷之額課而土田

實錢糧之根本必野無不闢之土斯國有惟正之供苟荒蕪
之數不清催徵終為無術臣自受事來即首以此為重務實

欲殫竭微忠上以報

皇上之恩下以拯江民之溺敬將覆查前撫臣夏一鶚疏報全

省荒數南贛撫臣劉武元疏報南贛二府荒數嚴行查報間但見百姓之呈告荒蕪者壘案盈几觀其人無非菜色聽其聲莫不哀痛呼號流涕環繞馬首羣口稱荒懇乞覆查臣自以為前此報數已定豈得復有遺漏及詢之司道訪之父老始知從前查報之時尚有地為賊踞今始恢復者有民徙他鄉今始歸來者有闔門遭戮開報無人者又有誤聽謠傳遂巡退縮恐報荒即作官田者而前撫院痛念藁莽請命之心過切故汲皇入告以希早沾浩蕩所據者僅各屬申報之文未經委官遍勘所以冊中不無遺漏以致廣昌有續報之咨前撫贛撫各報有參差之殊而九江府屬之三縣竟有未報之數也臣復閱前撫臣疏中亦云江民拋荒之慘亘古罕聞有司道未能臚列之語則知前報之荒實有未盡因思全省之民莫非朝廷赤子一夫不被其澤終非溥博之

皇恩於是更委各府刑官互相踏勘令其單騎履畝遍歷坵墟逐一清查確數具報臣已於微臣歷事方新一疏內悉陳

聖鑒隨據各刑官備造清冊通省有主荒蕪田地山塘七萬二千二百二十二頃八十五畝八分四釐七毫二絲五忽八微六纖四渺無主荒蕪田地山塘三萬五千三百一十八頃四十二畝九分六釐八毫九絲五忽一微一纖六渺較前撫臣所報實多二萬五千六頃六十七畝三分二釐四毫九絲八忽六微六纖六渺以通省合算十分為率共荒二分九釐九毫臣又以錢糧係

國課所關敢不鄭重其事更嚴行駁查又據司道取具該縣不扶甘結呈報前來反覆推勘實無隱情則至清且確無如

今日覆查之數矣臣思除荒之政見今江南等省俱久已奉
行獨此江右殘黎歷遭焚殺其慘倍於他處今尚未蒙恩豁
此兵餉之壓欠京運之積逋日甚一日而窮民徒受催科之
苦究無補於國用

朝廷亦何樂有此紙上之虛數哉夫有荒而不除與除之而
不盡均貽累於百姓故不得不徹底清查以廣布我

皇

上如天之仁亟解斯民倒懸之厄也再照十三郡所屬在在
皆盜良民甘心相從以至撫之而叛殺之而亦叛者豈盡樂
於走死如鶩哉正恐今日歸來明日即追徵荒逋死於鞭箠
與死於鋒鏑一也故寧從賊而不悔耳而且貪官汙吏因荒
熟未分始則借荒為口實繼則緣荒而作姦問徵解不足則
曰有荒在問輸納不前則曰有荒在夫錢糧重務最忌者上

無一定之考成下無一定之則額牽混不清以致逋欠無已
惟除荒一舉在朝廷不過減數年有名無實之虛賦自後按
冊而督有司就熟而徵里民再有拖欠臣得以白簡從之彼
有何所託詞哉料司農歲入必有大勝於今日者矣至捌年
分貴溪贛縣信豐定南瑞金五縣已經開墾田地山塘二千
七百二十一頃四十二畝五分九釐五毫七絲三忽見造入
冊其未墾者再行嚴督有司每年務開墾若干畝遵例起科
附入考成則數年之後依舊仍完原額也用是日夜焦思不
遺餘力遂畝澄清分別等則各取印結移送戶部查覈其衛
所屯田荒數俟按臣查報外臣更不揣愚昧代民呼籲除見
查成熟之田自應照數徵糧其無主荒田見督與屯道募人
耕種有主荒田責令本主自墾其一應荒蕪錢糧照臣所查

之數懇徵

聖澤概與開除庶國計民生兩有攸賴且江民望澤已久自題荒以來又經三載恐再延遲終於沐恩無日臣已殫精竭力往返批駁今據該司道會詳前來覆覈無異臣謹會同江南督臣馬國柱南贛撫臣劉武元江西按臣米襄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軫念殘疆立賜殊恩敕部速行議覆準與除豁行臣等遵奉施行

請汰瑞袁浮糧疏

題為請汰浮糧以甦民困以弘

聖政事順治拾年伍月貳拾玖日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部鈔出該本部題覆江西右布政使莊應會等奏前事奉

聖旨著詳察確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看得江西布政莊應會等奏稱瑞袁二府以彫疲殘郡科糧獨重遺累已久議清浮糧與各府相準臣部備查該省地糧瑞袁二府較他府雖地少糧多但疏內科編緣由臣部並無元季明季冊籍可考合無敕下該督撫按備查元季明季冊籍瑞袁一府科糧獨重或地係膏腴或從前誤編苦累有何確據逐一勘實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可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拾年肆月貳拾壹日題貳拾叁日奉

聖旨依議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擬合照會該布政司遵照本部覆奉

聖旨內事理欽遵奉行等因臣即行江西布政司及督糧守巡

各道併行府縣速將袁瑞二屬浮糧緣由遵照部文逐一確查的據前已屢行尚未申覆事關民瘼即當具詳限拾日內報以憑具題繳今據該司道府縣查據士民具控苦累緣由及瑞袁二府志書覆看前來該_臣看得瑞袁二府郡縣介在山阜聯亘之區土壤素稱沙瘠提封悉屬山隘中多不毛之土其地之可耕者皆山之畔而澗之濱求其沃野平原實無幾焉夫以此磽确之區可耕者既窄而科糧偏重者蓋緣瑞屬三縣自明初姦民黎伯安妄徼爵賞以僞寇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抱獻故爾遂為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冊籍之可據幸瑞郡志書尚存考其田糧則元至治間共編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餘石至明洪武間則增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石迨後少有增減猶額載科糧二十二萬四千

四百四十一石至今相沿者即此舊明全書之數也_臣再稽其戶口元至治間編戶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有四至明弘治間僅戶七萬四千二百四十有四矣自元至明田糧額增一倍戶口逃亡一半夫向以十四萬之戶完十二萬之糧而後以七萬戶之民而完二十二萬之糧此輕重之數難易之形固自昭然可見者若袁州四邑偏重之故亦由袁郡鄉斗與官斗有不同因明初僞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以二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十升今欲證之元明二代冊籍蓋年已數更疊罹兵火無怪乎無存亦幸獲明之志書其所載重賦顛末昭然可證查其田糧均係一則每畝科至一斗六升七八合不等較之接壤之境如臨之新喻上則田每畝科糧九升三合吉之安福上則民田每畝科糧七升二合夫

以一地之土而賦稅重輕竟至倍相懸殊此尤易見之事也再稽袁之戶口在宋崇寧間編戶一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有九迨至明弘治間止存六萬六百一十九矣其逃亡減損之數亦與瑞州相等此二郡之志班班可考按戶口之數自宋元至明弘治年間已消亡過半而自弘治迄今又經百五十餘歲近來屢當兵燹驚散疫癘傷亡其中消耗之戶又不知凡幾而額載之糧總未減毫末夫人愈少而賦愈覺其重則錢糧愈覺其難完所以年復一年轉相拖欠民徒受其敲朴官徒受其降罰散離相枕溝洫時盈究之亦何補於國賦也此在曩昔承平之時猶多積逋從無完期故牧斯土者曾以七分考成尚不能如期如式蓋無土而糧誠巧婦所難爲矣今我

皇上親政以來洞切民隱諮諏博訪百度維新更令覲臣各陳利弊與民更始此右布政使莊應會巡南道僉事安世鼎以身親目擊之大累而爲應

旨求

皇恩大沛洪慈軫恤二郡三百年之積困將瑞屬之糧二十二萬四千之浮數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之原額袁屬之糧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諭上則每畝九升三合之實賦庶見在子遺得以安心茲土後來生聚必至盡力正供田野日闢國賦日增實大有裨益豈鮮淺哉

題爲請

旨行查山場出產木植事案查順治十年正月初四日準工部

咨內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鈔出本部題前事等因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聖旨著該督撫按確察具奏欽此欽遵鈔出到部奉咨該督撫按送司奉此查得封景山係江西廣信三縣交界地方相應備咨案呈到部移咨貴院查照本部題奉

聖旨事理希將封景山有無出產木植查明虛實具奏等因準此就經備行布政司會同分守湖東道行查的確詳報隨據本司左布政使盧震陽查看得封景山原係封禁山初名銅塘因其峭險歷為盜藪削平之後即請封禁其來舊矣查往代黃巢倡亂偽賊借勢以流毒一方繼而葉宗留賃居燒炭峴險立穴鑄冶甲兵謀為不軌而鄧茂七為之附援三省搖動幾危信州此前鑒昭然而有據也目今山賊楊文躡踞其

間未經蕩平今一旦輕議開採是啓奸人之亂謀耳況其中所產木植不過擁腫樗櫟原無合用之材兼以巉巖險峻猛獸叢居溪澗不通道路曲折不但開採有百害而無一利恐徒挑釁隙而無濟於實效矣又據分守湖東南道右參議楊國禎詳同前情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等會看得封景山即封禁山界連上饒永豐二縣之界距玉山縣二百餘里歷代以來皆行封禁粵稽舊籍議開數次然卒以無佳木可採有害於民而中止之臣奉

旨行查其峻峰峭壁溪澗之水不通外流而且毒螫猛獸聚以為巢附山百里人煙杳絕即所產者盡係良材亦且人苦於登攀木難於出水況據該屬所報不過松楓樗櫟並無棟梁者乎若開採一行其徒費金錢罔裨實用猶可言也誠恐驚

魂甫定之赤子一經騷擾其害更有不可知者抑猶有慮焉
此山昔為鄧葉諸寇盤踞後來大費兵力矧今湖東山逆楊
文等正在會勦依巒負嵎尚繁有徒方苦搜殄之難覓若此
幽深險峻夙稱盜藪之處今日一啓其釁將來恐難收拾此
開採之害更彰明較著者也伏乞

皇上俯查往事軫念地方

天語嚴飭特加封禁安民葺寇兩得攸賴除取具先朝封禁圖
說送部查覈外今據該司道呈詳前來臣謹會同具題

請議蠲豁疏

郎廷佐

題為特陳地方情形仰祈

睿鑒以甦殘黎以固邦本事竊照江右一區歷試下下民疲地
瘠在昔已然我

國家奄有南服王明末荒敝之餘水旱頻仍彫瘵未起迨至
五年間金逆携亂殺人而江右之地則盈城盈野之地也江
右之民則析骨析骸之民也及巨逆授首蠢爾山寇出沒無
常蟻聚鴟張所在見告民之播遷於兵燹展轉於溝壑者又
三年亡何壬辰之歲早魃肆虐始則死於兵者十之五繼又
死於歲者十之五所有一二子遺則兵革轉徙之餘生耳十
年十一年哀鴻漸集榛莽漸開而徵輸告急已歲獲民之半
窮檐八口經營朝不謀夕臣抵任時見其流離萬狀極目邱
墟隨有錢糧之拖欠獨多百姓之輸將日窘敬攄拯救之良
法以培一省之根本事一疏議以本年正賦徵解如額節年
逋賦帶徵一分亟籲

天恩未蒙俞允旋即與守令約曰有能徵逋無缺者註上考諸

守令亦相視磨勵計十三郡所輸解不下二十餘萬妄冀三秋可獲竭小民一分之輸將即佐軍國一分之正供併寬守令一分之考成不謂昊天不弔入春則三月苦澇而大浸爲之稽天入秋則三月苦旱而金石爲之焦鑠報荒之文充凡野哭之聲載道嗟嗟民力幾何堪此重困向令歲歲可以取盈亦不至積欠之纍千纍萬如今日矣臣於九月內復有彙報異常旱災亟請題豁一疏奉

旨下部尚未議覆而又不取少事姑息檄催本年京運外運及漕南二米尚不及十分之六手腕欲脫心血皆枯則是民力已竭臣計已窮本年之賦既不能供一日之生尚不能保乃欲以累歲之逋欠並責於一時即剜肉無補耳況敲比乎臣既輾轉反側夙夜焦思撫字徒有其心催科實無其術在小

民或匿升臣積不過自衛其生今且敲扑頻加哀鳴於血肉淋漓之下不啻自速其死江俗即至狡江民即至愚計不出此也我

皇上軫念饑民發帑金二十四萬大賚畿輔近復恩蠲直隸八府順治八年至十一年未完錢糧蕩哉仁恩遐邇胥登江省僻遠即不得比於近地撫此封疆孰非

皇上之封疆嗟此赤子孰非臣皇上之赤子臣非不知六師張皇司農告急蠲毫釐則缺毫釐之軍需緩須臾則遲須臾之正餉然時在今日有不敢不爲

皇上告且有不忍不爲臣皇上告者告之則臣有冒昧之罪即不告臣亦有隱蔽之罪告

之而臣皇上告者告之則臣有冒昧之罪即不告臣亦有隱蔽之罪告

皇上鑒臣之愚直念百姓之疾苦而議蠲議緩則冒昧之罪可受也不告而流離之狀見於溝壑究無濟於催科考成之責加於有司適徒苦其鞭扑而或激而走險或坐以待斃則隱蔽之罪不可受也以今日之江西視前撫臣蔡士英疏題三年起科之江西與臣抵任時疏請帶徵一分之江西萬有不同臣屬剝膚之痛遂不禁其言之迫切有如此者然令臣嘿嘿不言嘿

皇上以江之全省付臣而至使地方之情狀疾痛不以相關緩急不以相恃朝廷亦安用此尸位之臣子乎臣謹特疏上陳至或議全蠲或議半蠲浩蕩之恩出自

上裁非臣所敢擅請若本年豁荒分數則仍聽部議伏乞敕下該部速為覆奪施行自謂其主今日始作賊亦

請清查民田荒蕪疏

佟國器

題為分別官民田土仰祈

睿鑒以順民情以清兵餉事該臣看得蠲免荒糧所以豁虛賠之累而勸耕作之勤也第其間或有已墾未報致滋侵隱之弊奉文以十二年為始不納糧者不論有主無主俱為官地則是既沛浩蕩之恩復寓綜覈之法矣江省前任撫臣蔡士英因慮有主入官民失恒業具疏題準有主荒田於十二年編派起科南贛二郡之民一聞徵荒之令呼號載道願將有主之地交送屯官道府據以申詳臣念民願入官則其力不任畊可知力既不能任畊而欲攤派熟田虛賠賦稅徒煩敲扑何益催科且贛營兵餉壓欠甚多今署司復以荒糧一項坐扣新餉百姓有剝膚之痛兵丁有枵腹之嗟臣目擊虔南

地方瘠薄歷年鋒鏑摧殘荆棘塞路虎豹晝遊今查有主無
主荒蕪田土原報五萬零四十一石四斗四升零開墾過有
主無主荒田共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七石二斗二升零應於
十二年起科無容再議又無主荒糧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七
石零已經入官其有主未墾荒糧共一萬七千七百四十石
二斗五升零既奉有十二年為始不納糧者有主無主俱為
官地交付屯官開墾之文又奉有十二年編派起科之文未
定畫一臣伏讀

敕諭內賦役一款隱漏者自首免罪色賠者準其控告察確即
與豁免欽遵在案是以特疏題明伏祈準照不納糧為官地
之例交付屯道屯廳開墾則民隱既得寬恤軍需不致違悞
屯政亦便興舉矣

密陳逆寇疏

白色純

題為密陳逆寇煽惑負固狡謀仰祈

聖謨酌畫救生靈以安疆土事竊臣駑鈍庸材不堪驅策猥蒙

上知遇之恩命臣巡撫江右陛辭之日頻宣溫諭重荷恩施

臣感激涕零矢心圖報自入境以來無日無時不以安疆靖

寇為念恨不滅此兇逆而後朝食以酬狗馬報主之私是以

隨地每遇父老慰問民間疾苦之外即密詢平日風聞逆寇

情形其中大同小異事真而可採者一為逆賊割辦狡謀最

為脅從負固張本蓋以賊兵原屬有限東支西吾虛張聲勢

一竊據我地方遂將百姓割去髮辮意謂

王師所到必以無辮加罪因而鼓惑人心互相負隅死守此

愚民貪生畏咎之心非本意黨寇堅壁之計若將免究短辮

之令一行則人無恐懼民自爲民賊自爲賊無可施其迫脅之謀或有好義良民內應攻擊皆不可定矣議者以爲似此則無以別奸細恐致貽誤稽查殊不知逆情甚狡旣欲陰謀作探何難留辯前行豈肯使令短辯之人自露形跡是亦理之所必無以臣愚見合之道路之口亟寬短辯實爲靖亂之一端也再則人情顧身之外莫重於愛妻子今聞狡逆肆謀每處屯扎多在城池村莊之外陽爲百姓作外護陰借百姓作幫手望之以爲寇盜甚多其實強半皆我蒼生赤子及至天戈所指寇即弭耳而遁我兵見人在對壘之間難分玉石勦殺之餘例得收其家口然皆迫脅之徒究竟俱非真寇可恨逆謀奸惡來則侵我地方去則害我百姓以致愚民來去無從多爲寇誘臣愚以爲亟寬脅從免收家口俾百姓無所

驚怖亦不爲賊守禦立見逆勢困窮不難盡膏斧鉞且將來克復之日免有土無民之歎除兇善後莫踰於此是又靖亂之一端也臣甫離陛下深悉我

皇上念切黔黎急欲出之水火臣身到地方察知情事敢不直抒鄙悃仰體

宸衷萬一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裁并勅廷臣酌議免究民人短辯免收脅從家口特發上諭通示用兵地方遵奉如此則人心自安不爲寇惑各保身家漸臻寧謐而逆勢孤單乏助可卜指日蕩平誠

皇上天地之恩社稷無疆之福至於處治大逆正寇自有朝廷法度當不在此例矣

南瑞二府已未懇荒田升科蠲豁疏

張朝璘

題為彙報有主荒蕪事該_臣看得南昌為省會首郡正當日
金逆盤踞之處而瑞州又密邇省會實兵戈擾攘之所二郡
之民受禍最慘故二郡之田拋荒獨多若循序勸墾而故土
興思使熟者常熟荒者不致久荒此自然之理自入官之議
興而前撫_臣蔡慮恐小民既無恒產則無恒心是以有十二
年編派起科之請蚩蚩赤子有無知而自認墾者煌煌功令
有縣官而代認墾者始焉包荒於熟漸至熟亦仍荒皮穿骨
立之衆視死如歸有司嘔血錐心敲扑何忍此際情形天日
為慘所以前按_臣筮重光不禁痛哭上陳也隨準部文恐有
以熟作荒情弊敕_臣等確查再奏若非加意密察何敢草率
具聞於是嚴檄司道履畝勘明復經勸諭小民盡力墾種今
據冊報南瑞二府十四年分勸諭百姓墾過入官荒塞及前

按_臣筮重光題報未墾荒塞田地二項共見墾四千一百八
十七頃有零外尚有未墾荒塞田地山塘共二千八百七十
四頃二十五畝零取有花戶文冊前來_臣已具有財用出於
田賦一疏已彙冊報部此按畝稽查之實數也反覆駁勘委
無情弊但此項荒糧勸之民而民之血肉已盡責之官而官
之捐輸無計熒熒子遺忍死須臾以待者惟望

皇恩之是沛耳若仍責以包荒取盈於原額則官民交困夫復
何言_臣知國用浩繁曷敢再議請蠲然民命所係蚤夜寒心
與其責紙上之空逋不如沛朝廷之德意儻微

皇恩浩蕩將已墾者三年起科未墾者槩允蠲豁由此鼓勸開
荒則殘民漸保生聚而國賦歲有常征矣

敬陳南昌浮糧疏

題爲遵例敬陳南昌浮糧遺累事康熙元年六月初十日準戶部咨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該本部覆江西右布政使王庭奏前事等因康熙元年三月十六日奏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日鈔出到部該_臣等看得江西右

布政使王庭奏稱江西省地瘠民貧有地方數百年重困久

已上達

天聽羣沐恩施尚有南昌一府未盡蒙恩民痛浮糧苦累與瑞

袁二府同事同情歷經呈控除武寧一縣係陳友諒生身之

地原無派浮糧其一州六縣浮糧之數志書可憑武寧一縣

未經加浮原額可較乞軫恤一方數百年之重困一體施仁

具奏前來案查江西省浮糧先該前任右布政使莊應會奏稱

瑞袁二府浮糧_臣部於順治十一年三月內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南昌府屬旣係浮糧應與瑞袁二府一同彙

題何遲至今日始行具奏其各項編徵賦役全書俱照萬曆

年間例開徵年久無容再議者也恭候

命下_臣部遵奉施行康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奉

旨南昌府浮糧果否與瑞袁二府相同著察明再議具奏欽此

欽遵於本日鈔出到部該_臣等案查江西浮糧先該前任右

布政使莊應會奏稱瑞袁二府科糧獨重遺累已久_臣部於

順治十年四月內具覆咨行該撫確查去後隨據前撫_臣蔡

士英將瑞袁二府屬七縣浮糧共二十萬七千七百三十四

石零遺累已久緣由併將宋元舊志查明具題_臣部於順治

十一年三月內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今右布政使王庭奏稱南昌屬寧州一州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等六縣計浮糧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浮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既係浮糧先日何不與瑞袁二府一同彙題何得至今始行具奏且臣部無志書可稽難以懸議合應請敕該督撫備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備查明白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可也恭候旨奉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康熙元年五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行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咨行案呈到部移咨到臣準此臣即備移撫臣併檄行布政司會同守巡南昌二道確查去後今據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余應魁詳稱

奉臣牌行併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董行各到司就經移會守巡二道去後今準移覆據南昌府呈稱據南昌縣詳為殘浮糧積困堪憐懇乞亟賜題豁以救民命事新建縣詳為殘邑浮糧賠累最苦乞憐查覆以救子遺以固邦本事豐城縣詳為頒恩轉詳浮糧積苦救民水火以定實賦以便徵輸事進賢縣詳為懇電舊志勘查浮額以甦殘庶以廣

皇仁事奉新縣詳為浮糧遺累多年殘黎困苦已極懇察轉詳救民水火事靖安縣詳為泣呈靖邑浮糧苦累多年乞查舊額請命以救餘生事寧州詳為乞甦浮糧遺累懇查舊志詳請題豁萬世銜恩事各等因呈詳到府轉詳到道移覆到司準此該本司看得江西一省地瘠民貧所屬十三府田糧起科原不相遠其南昌與瑞州袁州三府糧額特重者緣先偽

漢陳友諒竊據地少兵多重斂倍徵明初因之而未改也士民歷控請汰未免因循為成額所拘止官以六分考成民以六分報完寓實蠲於虛額之中未嘗不蒙矜恤之意究之終明之世官無報最民鮮報完此浮糧之徒累亦久矣幸我朝鼎定順治四年前按院吳御史俯察輿議洞矚荼苦首以三府浮糧上聞部覆俟賦役告成另為頒示奉有

俞旨 在部五年省鎮金逆叛變一郡人民經賊屠戮有存者皆遠逃異鄉九年莊右轄入覲時瑞袁以地遠人遙未甚經兵故牘多存具備呈揭隨因陳言入告南昌以人民未盡歸集

無稽所以未得並陳前蔡撫部院止據陳言所及
復即檄浩蕩迨後

旨日下又各上司仰體好生曲盡撫綏故南昌士民樂歸有土志牘復出南瑞袁同一壤土俱為偽漢所據浮糧本同一體有志可考有前按院題疏奉
旨之案可憑恭遇

上諭詢察明朝讐怨地方錢糧科重情由是以王右轄目擊民隱據實奏明實有所不忍見聞不得不哀鳴者也幸奉

俞旨行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緣由隨經道府州縣確查回報覓有府志本司細查宋時賦役備載南昌縣稅苗米三萬八千七百八十四石四斗六升至明額共米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二石二斗二升八合九勺內比宋額浮米八萬八千一十七石七斗六升八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五錢七分三釐四毫五絲九

忽六微四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七萬二千七百一十五兩九錢六分八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萬四百七十四兩六錢三分八釐二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六升三合五抄九撮三圭九粟二粒共該編本色米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六石九斗六升三合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萬七百五十七石四斗五升四合五勺新建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內職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九石合內比宋額浮米四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二斗四升六合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一分八釐八毫四絲八忽八微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九千四百二兩五錢五

分四釐四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五兩九錢八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三斗九升三合六勺四抄七撮八圭九粟四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五千六十三石八斗四升八合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六石一斗一升三合九勺豐城縣宋額稅苗米三萬五千三十石七斗一升至明額共米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一石二斗三升八合四勺內比宋額浮米八萬七千六百七十石五斗二升八合四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六分二釐七毫一絲二忽五微九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五兩六錢五分五釐三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萬八千一百兩三錢六分二釐六毫

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五斗三勺三抄九撮四圭二粟共該編本色米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二石二斗六升六合五勺八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萬三千八百六十五石二升一合二勺進賢縣宋額稅苗米一萬七千六百九十四石九斗七升至明額共米四萬八千三百五十石六斗六升七合五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六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九升七合五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七錢七分四釐三毫六絲四忽二微一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七千四百四十一兩二分七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二萬三千七百三十八兩六錢七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六斗八勺七抄七撮四圭三粟五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九千五十

二石八斗二升五合四勺九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八千四百二十石三斗一升七合三勺奉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內職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九石二斗五合至明額共米五萬三千七十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百一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一分三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二百五十石四斗五升六合一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七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二抄至明額共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九石五斗一升五合三勺八抄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八
錢四釐八絲四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二
萬五千二百三十九兩五錢八分七釐五毫照以明額銀數
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六兩三錢一
分一釐五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六斗五升六合
七勺八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二萬六百一十五石八斗四
升一合四勺五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米
一萬四百三石九升三合一勺以上該府屬除武寧外六縣
一州宋額稅苗米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
二合六勺二抄內職田米二千七百一十八石四斗一升明

額官民扣改併夏稅新陞牛租等米共四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石六斗一升九合三勺實比宋額浮米三十萬一千五百四石三斗六升六合六勺八抄見沿明額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十萬三百三十三兩六錢九分六釐六毫照糧算浮折色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九錢八分六釐七毫除浮外該徵折色銀一十萬五千二百一十兩七錢九釐九毫見共編本色漕南米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一石五升三合六抄照糧算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七合除浮外該徵本色米八萬六百二十石四升六合六抄查武寧縣係友諒生身之地科糧依然宋額七州縣之倍加重斂不問可知而順治四年前按題疏今之所獲志書確爲憑據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又不問可知矣再查全書武寧

皇仁如天又奉

上田一畝科米五升四合零南昌上田一畝科至一斗五升四合零此又彰明較著者惟是南昌歷明三百年雖六分考成之時尚不能完敲扑徒斃今例十分全徵且奉撥餉有司惟遵功令嚴比更不能顧惜民命在有司無敢緩徵在百姓無敢緩納皆緣浮糧之苦此誠目擊心傷不容旦夕隱忍而不告者也幸遇

上諭

查詢明朝讐怨地方錢糧科重緣由此誠洞見萬里視民如傷本部院駐節茲土民隱痼痲俯念南昌與瑞袁同事同情察覈志書確據亟賜覆題請將南昌浮糧減照宋朝實額保固邦本生全萬姓弘我

皇

上輕徭薄賦之政普被元元萬世銜恩矣等因到臣據此該

臣等會看得南昌府浮糧經右布政使王庭入奏奉
旨行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
確據仰見我

皇上念切痼瘼愛民之至意也臣即行據布政司會同守巡二

道確查前來南昌為元末偽漢陳友諒竊據地少兵多橫斂

倍徵明季相沿未改積困三百餘年果與瑞袁二府同事同

情順治四年間前按臣吳贊元曾將南昌瑞州袁州三府浮

糧同疏具題在部可稽今又有南昌志書開載宋元糧額可

考是則現在的實之確據也第因順治九年間前右布政司

莊應會止攜瑞袁二府呈揭入告而前撫臣蔡士英文止就

二府查明題覆故南昌一府尚未得同徼浩蕩之

皇仁耳今備查志書南昌一府除武寧縣係友諒生身之地原

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糧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

二兩零共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此有

志書開載鑿鑿可據伏乞

皇上軫念一方民困已極將此浮糧與瑞袁二府一視同仁則

萬民咸沐

皇恩世世無疆矣除將志書送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

董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題報照額蠲浮曉諭士民疏

題為遵例敬陳南昌浮糧遺累事康熙二年三月初五日進

戶部咨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該本部題

覆江西總督張題前事等因康熙元年十一月初十日題十

二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鈔出到部該臣等查得先該右

布政使王庭奏稱南昌府屬為偽漢陳友諒竊據錢糧加徵

浮於宋元志書為南昌之民苦累具陳臣部以南昌府屬既

係浮糧應與瑞袁二府彙題何遲至今始行具奏其各項錢

糧編徵已久無庸再議等因具覆奉有南昌府浮糧果否與

瑞袁二府相同著察明再議具奏之

旨臣部無志書可稽難以懸議請勅該督撫備查元季明季編

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備查明白具

奏以憑覆請定奪等因具覆奉有依議行之

旨欽遵行文在案今據總督張巡撫董疏稱南昌府屬除武寧

縣係陳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折

色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零共浮本色米一十四

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此有志書開載鑿鑿可據將志書

送部覆查等因具題前來臣部備查志書內載南昌府屬南

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寧州等六縣一州宋時原定徵

米共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零因陳友諒

浮加派徵米三十萬一千五十四石三斗六升零二項共米

四十六萬二千六百六十九石六斗一升零內折銀三十萬三百

三十三兩六錢九分零又派徵本色米二十二萬九千七百

五十一石五升舊志書明季徵米折銀與宋額磨對浮米折

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九錢八分零浮本色米一

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案查瑞袁二府浮糧先經前

撫蔡覆查題奏臣部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今南昌府屬浮糧查與瑞袁二府事同一體其所浮銀米似應清減但歷年舊額相沿已久事關錢糧等未敢擅便伏乞

睿裁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二府例行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咨行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本部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榜示曉諭士庶將南昌等六縣寧州一州減免浮糧數目備細造冊題報以憑核查其江省賦役全書另行刊刻進呈頒行各衙門遵照施行等因到臣與撫臣隨即

大張榜示遍行曉諭務令六縣一州紳衿士庶咸使週知普沾恩惠併備行司道府縣查造減浮細冊呈繳以憑題報去後今據布政司左布政使余應魁詳稱奉臣與撫臣牌行前事行據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六縣寧州一州各將應減浮糧細數開報前來本司逐一覆覈彙造各款清冊併將各屬田地山塘原編銀米減浮除荒實徵數目另造簡明揭帖聽候查覈外該本司查看得南昌府屬六縣一州丁田二項原共額銀三十三萬五千二十八兩二錢二分七釐三毫內汰浮除南新豐三縣各色免銀二十兩四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連靖安縣新陞田該減銀三錢六分七釐九毫實共減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兩八錢六分六釐八毫五絲又除荒蕪缺丁共銀九千二百二十五兩八錢三分八釐二

毫實徵銀一十三萬六百九十九兩五錢二分二釐二毫五
絲內戶禮兵工四部本折共實徵銀四萬五千七百六十五
兩二錢六釐二毫七絲八微隨漕項下共實徵銀五千七百
一兩七錢四毫一忽九微八纖存留兵餉及經費各項共實
徵銀七萬七千二百三十兩零八錢八分四毫二絲七忽八
微四纖裁解各款共實徵銀二千一兩七錢三分五釐一毫
四絲九忽三微八纖原編本色併靖安新陞共米二十二萬
九千七百五十一石五斗六升九合八勺九抄汰浮連靖安
新陞田該減米二斗六升四合三勺八抄共減米一十四萬
九千一百三十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三勺八抄荒蕪除新建
新陞米抵外實減米二千四百一十五石八斗八升一勺一
抄各州縣實徵漕南米七萬八千二百四石四斗一升八合

四勺俱備細分晰各部寺錢糧款項造具清冊併將武寧縣
仍照原數開造以備查考合就詳繳本部院俯賜覈明具題
外仍俟覆允至日照刊全書進呈分送各部寺備照施行等
因到_臣據此該_臣等會看得南昌府屬浮糧小民苦累三百
餘年感沐_皇恩浩蕩準與瑞袁二府一例豁免六縣一州白叟黃童歡呼
載道不啻出諸湯火而登之衽席也_臣等一準部文隨即榜
示曉諭士民仰遵

俞旨之日為始一應錢糧照額減浮普沾實惠不許奸胥猾里

豪有溷徵作弊併取減免浮糧細數造冊呈報去後今據布
政司逐一彙造細冊前來_臣等覆覈無異第州縣錢糧數目
款項繁多不敢槩列疏內煩瀆_臣等覆覈無異第州縣錢糧數目

宸聽悉於各冊分晰明白併造簡明揭帖聽候部臣覆覈至日
照數刊正全書另疏進呈以垂千萬世不朽之鴻恩也除將
減浮冊揭分送戶禮兵工四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臣
董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勅部覆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請蠲浮糧疏
查繼培

題為江西南郡浮糧積困已極仰求一體減免以廣臣
皇仁以免向隅事臣以外員代藩入覲臨行之時南昌一府七

州縣士民攀轅號籲皆為南昌府浮糧事以臣代覲
天顏欲臣代陳苦累臣查此事始末自故明因陳友諒苛徵之

額南昌袁瑞三府田糧比之鄰壤一倍加征三倍甚是偏枯
本朝定鼎以來順治九年有藩司莊應會之條奏而袁瑞二

府蒙恩減豁矣彼時南昌一府志冊無據不及同邀減免至
我

皇上御極康熙元年藩司王庭入覲特行具題康熙十三年藩
司劉健入覲又行具題部覆藩司王庭條奏奉有袁瑞二府

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袁瑞例行之
旨已經奉恩準減矣嗣因部覆以浮糧米石太多徵之年久遂

爾中止但據南昌浮糧合郡士民呈稱該府七州縣米原舊
志額載稅苗米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一十五石零因陳友諒

竊據橫征故明相沿不改賦役全書額載官民米共四十六
萬二百六十九石零故至今分編本色漕米共二十二萬九

千七百五十一石零計浮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
零分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共三十萬三百二十三兩零計

浮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零夫以區區一府人民
田上浮銀浮米每年至於如此之多民力豈能堪此況同一
故明洪武并伐子黎姑至今免於前南昌不得邀
免於後且已經奉

旨又復停行此南昌之苦在倒懸而數十年呼號痛切無時暫
已也臣咫尺臣南昌臣合臣士臣月臣星臣降臣德臣士臣國臣編臣來臣聚臣

天顏又奉條陳地方利弊之諭舍此不言無可言者且從前入
覲之員無不以此條陳再三懇切臣若知而不言是仰負

皇上採訪之聖心兼負此一番入覲之大典矣況今正值我
皇上聖仁神武埽定逆氛六合清晏天下為千載難遇之時

皇上為千載難遇之主一方士民三百餘年倒懸苦累今正其
再見天日之年臣故不憚冒昧激切上陳伏乞臣同臣德臣德臣天臣

勅部確議查蠲則億兆再生傳之史冊則萬年頌聖矣

題為遵諭陳言疏 熊一瀟

勅部酌議蠲減以沛萬載之

皇恩以拯一方之民命事臣惟我臣繼臣也臣業臣烈臣二臣亦臣何臣計臣

皇上代天子民無事不以加惠元元為念如各省之蠲租近畿
之賑濟普天兆庶均在

皇仁雨露中矣茲復軫念生民疾苦特諭部院科道諸臣共圖
拯救將切實裨益之處各據所見明白陳奏大哉

王言正小民水火更生之日也臣於江西南昌府屬浮糧一事
聞見最真其疾苦最甚謹一一備陳之伏察臣鄉南昌府與

袁州瑞州二府俱因陳友諒據地稱兵橫行加派較宋元舊

額每米一石浮至三倍明太祖惡友諒抗拒三府浮糧未經
減除以致故明數百年來相沿拖欠民苦滋甚幸逢我
朝定鼎於順治二年按臣吳贊元將三府浮糧具題請減至
順治十一年撫臣蔡士英復行題請彼時袁瑞二府已荷

天恩減免而南昌一府尚未邀恩康熙元年江西右布政使王

庭朝覲來京備將南昌浮糧苦累入告隨蒙行察該省督臣

張朝璘撫臣董衛國悉將加浮始末緣由具疏題請有袁瑞

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二府例行之

旨嗣因部覆浮糧漕米石以為減數太多遂爾中格後民人胡

獻龍等合詞叩閹復蒙行察該省督臣郎廷佐撫臣董衛國

據實請減部覆仍未議行是

恩綸之浩蕩已頒而部議之施行未逮若不能不專待我

皇上特恩之下沛者臣伏察江右夙稱地瘠民貧又經逆賊金

聲桓叛亂之後閭閻之蓋藏已盡室家之生聚甚稀他郡小

民竭蹶勤動正賦尚苦難完何況南郡之民浮糧繁重三倍

他郡又何以堪今日之民貧力絀顛連困苦未有甚於此地

者也臣思近畿真定保定等府恭遇我

皇上親行巡幸目擊民艱以一年之災異非常咸蒙蠲恤而臣

鄉獨遠在數千里外以數百年之浮糧苦累莫或蠲除萬姓

喁喁翹首待澤則遠比袁瑞同情之例近邊真保一視之仁

天地覆載之弘必無有遺此一方之赤子者矣臣仰見我

皇上如天之仁遠軼唐虞臣若以條奏本鄉民生疾苦恐蹈徇

情之愆瞻顧因循不敢入告是臣下負言責上負

皇上求言之意罪莫大焉為此冒昧詳陳伏乞

勅部備察督撫案及藩司諸臣前後各疏詳加酌議或應全蠲或應量減請因計不始入告吳

旨特賜施行則殘黎積困得以少甦數百年之疾苦頓除而億萬載之恩施無斁矣

按南昌浮糧屢經前督臣張朝璘等請蠲業蒙聖祖仁皇帝允行緣部文查覆未定茲雍正二年奉

旨南昌等七州縣浮糧銀七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兩零永行蠲免以雍正三年為始仰見我

皇上善繼善述克廣孝思大沛隆恩江西士民頓除三百年之苛斂永享億萬世之恬熙感泣歡呼欣戴激切子子

孫孫長食聖德於無既矣

請除荒疏 王新命

題為遵諭陳言仰祈

睿鑒採擇事康熙十八年八月十八日臣準吏部咨開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奉

上諭諭吏部等衙門目今應行應革事宜著在外督撫明白條奏直言無隱欽遵移咨到臣伏讀再四仰見我

皇上遇災修省敬天勤民之至意雖古帝王亦不是過也臣以至微至賤荷蒙拔置藩司分無言責任事經年毫無善狀何

敢越位瀆奏但因護理巡撫印務恭遇皇上聖不自聖念切如傷大沛綸音勵精圖治臣又何敢緘默

謹就江右目前民生疾苦之至切應行者為我皇上敬陳之惟賦稅產於田畝而耕鑿資乎民力有人然後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八
有土由來尚矣江右接壤楚粵閩浙自遭諸逆變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蕪傷殘蹂躪之狀蕩析什倍之慘什倍他省久在皇上睿鑒之中仰荷

皇恩特沛浩蕩將十六年以前積欠錢糧盡行蠲免窮陬僻壤踊躍歡呼大小臣工靡不盡力招徠加意開墾以供國課以儲兵食又何敢輕議開除荒缺但自十三年變叛之後殺戮逃亡人丁七十餘萬口拋荒田地一十七萬餘頃迨康熙十七八年冬春之間雖已招補人丁二十餘萬口開墾田地八萬餘頃然而丁田實荒實缺者尚居過半原額之田地固猶然在野而死亡之人丁實難期必於旦夕今若令照額徵解歲歲取盈勢必將此無徵之虛賦重科之現在之丁田即將小民日事敲朴究無補於國用竊恐逃散者畏而不歸歸者復畏而思逃是欲取盈國賦而反致虧國賦矣臣愚以為一應荒缺無徵暫請開除祇就現在招墾者徵收其未墾之田缺額之丁容臣等嚴督各屬廣行招徠隨墾隨徵將見小民聞風樂歸爭先復業賦稅可計日而增舊額可按籍而復是除荒實所以益賦寬民正所以裕國雖暫緩目前之徵輸即收永遠之利益此誠安民致和之要務也緣係條奏字多逾格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勅部施行
御書扁聯疏
恭謝鵞湖書院
題為

聖世崇隆正學

宸章寵被先儒懇賜詳題以伸謝悃事該臣看得鷺湖書院爲有宋先儒講學之地蒙

皇上振興文教

御書窮理居敬扁額一副章巖月朗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對聯一聯頒賜書院於臣陛辭之日給發收領臣敬謹製備親齋懸挂訖欽惟我

皇上統承洙泗治軌唐虞四海同文冠百王而首出入紘在宥集千聖之大成作述兼隆勲華普被猶念江右乃人才淵藪而鷺湖鍾川岳英靈朱陸之講席攸存賢聖之師承未遠特頒

宸翰用煥名區恭繹天文首崇實學作擘窠之字窮理居敬一言統學術之全揮垂露之毫石井章巖兩語揭山川之秀臣

欽承

睿藻欣際昌辰敬卜清和高懸

御墨翬飛結宇騰千丈之祥光琰刻填金永萬年之盛事有雲而卿有星而景觀人文之化成如日之升如月之恒與乾坤而同壽將見中天朗月休光景鑠於西江太極甘泉沆瀣汪洋於廬阜家敦禮樂煥雲章而益勉操修人淑詩書瞻奎畫而彌勤惕勵發蒙震曠盡沐君師啓牖之功入室升堂均沾天地生成之化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許兆麟詳據通省紳士魯瑗等呈請代題恭謝

天恩等情前來臣

不敢壅於上聞理合據詳具題

恭請湖口關開武曲港奏摺

臣遵奉

皇上面諭湖口關泊船甚險爾須留心欽此臣於十一月二十
八日前往查勘業經摺

奏在案今率同按察司初國祚饒九道龔爨於本月初二日
抵湖口縣周閱地形湖邑背山面江左右有兩鐘山巉巖夾
峙直插江中此地設關則商船勢必停泊候驗而泊船處所
止有虹橋一港逼在鐘山脚下夏秋水漲僅容小船一二百
隻故蠶絲來烟斷得不沿江灣泊一遇江風陡作不無撞岸
觸石壽險具商船候驗停泊之險也且水涸之時湖廣與江
南上下之船到關報稅不能直捷徑行必由梅家洲嘴轉行
十有餘里來若風順則去必風逆上下挽駕艱難萬狀及至
水漲則湖水江流交匯於虹橋港口之前兩水衝激洶湧異
常少有微風即蹈不測此又商船出入港口之險也臣再四

皇上邁堯舜之治功敷孔孟之教澤人文蔚起雖僻壤遐陬無
不沐浴

聖化日異月新況西江歷稱理學奧區人材淵藪自唐宋及元
文章田於海內至從前科第之盛亦遠勝於浙楚所以鄉試
中式舊額浙江一百七名湖廣一百六名而江西一百一十
三名迨庚子科題定減額浙江五十四名湖廣五十三名而
江西五十七名至丙子科奉

旨增額浙江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江西七十五名是歷來議
減議增中額俱多於浙楚誠以西江人文不特頡頏浙省實
遠勝於三楚也自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浙江以撫臣趙申
喬題請湖廣以督臣郭琇題請均照江南中額蒙

恩一體加增至八十三名而江西以未經題請仍中七十五名

反出浙楚之下至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欽奉

特旨加增直省中額於五分之中增加一分浙楚增十六名至

九十九名江西增十五名至九十名比浙楚實少九名是江

西人文獨盛而中額反少難免遺珠之慮矧歷年以來蒙我

皇上右文重道加意作人鹿洞鸞湖頻頒

宸翰豫章書院復蒙恩賜

御書多士奮興鼓歌絃誦更迴盛於疇昔近科入場士子多至

一萬二千餘人與浙楚等而中額不得比於浙楚此通省士

子環擁臣署僉詞請題邀恩廣額仰懇

皇上破格施恩將江西鄉試中額比照浙楚一例取中副榜亦

循例並增則多士益踴躍於功名而

聖朝文教之隆真遠軼唐虞三代上矣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

皇上邁堯舜之治功敷孔孟之教澤人文蔚起雖僻壤遐陬無

不沐浴

聖化日異月新況西江歷稱理學奧區人材淵藪自唐宋及元

文章田於海內至從前科第之盛亦遠勝於浙楚所以鄉試

中式舊額浙江一百七名湖廣一百六名而江西一百一十

三名迨庚子科題定減額浙江五十四名湖廣五十三名而

江西五十七名至丙子科奉

旨增額浙江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江西七十五名是歷來議

減議增中額俱多於浙楚誠以西江人文不特頡頏浙省實

遠勝於三楚也自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浙江以撫臣趙申

喬題請湖廣以督臣郭琇題請均照江南中額蒙

恩一體加增至八十三名而江西以未經題請仍中七十五名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八
反出浙楚之下至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欽奉

特旨加增直省中額於五分之中增加一分浙楚增十六名至

九十九名江西增十五名至九十名比浙楚實少九名是江

西人文獨盛而中額反少難免遺珠之慮矧歷年以來蒙我

皇上右文重道加意作人鹿洞鷺湖頻頒

宸翰豫章書院復蒙恩賜

御書多士奮興鼓歌絃誦更迴盛於疇昔近科入場士子多至

一萬二千餘人與浙楚等而中額不得比於浙楚此通省士

子環擁臣署僉詞請題邀恩廣額仰懇

皇上破格施恩將江西鄉試中額比照浙楚一例取中副榜亦

循例並增則多士益踴躍於功名而

聖朝文教之隆真遠軼唐虞三代上矣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

臣常鷲提督江西學臣王思訓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恭報修築土橋隄工疏

題為遵

旨具題事臣查江西省城西南有袁贛二江北至臨江府地方

合流下注春夏水發往往沖決隄岸漫漫田土臨江府北舊

有土橋老隄逼近江流保護清江豐城高安三縣地方田廬

最為緊要自康熙四十年被水沖決因循未修至五十二年

江水大發決處更加衝激有二里長一段竟成深潭近隄之

田水衝沙壅已為廢地離隄遠者被水衝溢廣四十餘里長

三十里計田一千三百餘頃臣於上年九月內親臨相度將

應築情形具摺

奏明隨一面捐俸遴官於上年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工竣
臣於九月十一日復至工所查閱有各村莊父老子弟扶杖
攜幼叩馬攀轅咸稱一十八年來地不得耕屋不得居邱墓
有漂溺之患今年堤壩新築春季麥菜有收入夏早稻豐熟
現今晚稻登場又是十分收成約計今年稻穀等項比往年
可多收四十餘萬石家無墊溺之虞室有蓋藏之樂熙熙皞
皞咸頌

皇仁臣伏思民生休戚時屢

睿慮今臣目擊小民熙皞情形謹繕摺奏聞抑臣更有請者土
橋堤決一十八年未曾修築今堤工告成若不責令地方官
加謹保固必致仍前因循以臣愚見似應題請定例倘地方
官不隨時保護以致衝決此堤該管府縣各罰俸一年停其

陞轉賠修完日開復如布政使徇庇不揭巡撫諱隱不叅一
併議處庶堤埂長得保固而民生永無水患是否可行臣未
敢冒昧具本懇請實

皇上聖訓批示遵行康熙五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奉

皇上硃批具題欽此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臣常合詞具題

豫章書院敬懸

御書扁額為紳士題謝疏

題為恭謝

天恩懇賜轉題事該臣看得豫章書院經臣同督臣常魯學臣

王思訓倡捐修葺延師秉鐸特疏題請

御書扁額蒙

恩頒賜章水文淵四字前據家人章二保齋捧到臣當即祇領

題報在案隨募匠鳩工虔製完備於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敬謹懸挂訖欽惟我

皇上舜治光昭堯文丕煥彤廷旰食懋緝熙敬止之功翠殿勤思傳精一危微之學念豫章為東南都會而書院萃川岳秀靈鹿洞鷺湖早輝煌於珠榜西山南浦旋炳耀於璇題惟茲物華天寶之區益瞻鳳舞鸞翔之盛頌來四字永鎮萬年文貴辭理之兼優淵取靜深而有本譬原泉之放海漸進盈科而君子之成章要歸志道於以裁成於

聖教聿看陶鑄於
宸衷洵文苑之殊榮實儒林之盛典從茲
漢之光華握槩橫經材雋篤深沈之實學多士之歡呼倍切
太平之聲教彌隆矣今據右政使許兆麟詳據通省紳士魯

瑗等呈請代題恭謝

天恩等情前來 臣不敢壅於上聞謹將代題情由及懸挂日期

恭疏具題

萍鄉縣丈量地畝疏畧

謝 旻

為請

旨事該 臣看得萍鄉縣地處山陬田土瘠薄山居十之七田居

十之三此三分之內又大半高者在陂低者在坑而平原沃壤十無三四明初陳友諒偽將歐祥獻冊投誠誤以民間三升之鄉斗妄報十升之官斗遂定袁郡四縣每田一畝徵米一斗六升七八合之多積困三百餘年田土拋荒該郡四邑之中萍為獨苦順治十年經前撫 臣蔡士英具疏請照鄰壤新喻縣上則田每畝九升三合零之例槩用一則科徵地塘

亦然從此民困稍蘇漸次墾闢惟緣兵燹後鱗冊無存農民不知計弓定畝僅以插秧把數積算肥美者三十把為一畝其次五十把為一畝又其次八九十把一百把為一畝以此積算定畝即以此墾荒起糧故田數有增而糧仍缺額今准部咨查丈自應計弓定畝分則完糧蓋山田與平田不同上則與下則懸殊請照奉天府丈量地畝之例以上中下三則分別起科其中地勢平坦土色滋潤水源不絕可以隨時灌溉者為上則地土稍次附近陰塘及山泉雖遠猶可車戽灌溉者為中則若山崗山麓灌蔭無資全賴雨水救濟者即為下則今檄行袁州府知府薄履青同知翟照庭協同查丈相地制宜合計上田八百六十七頃五十八畝零仍照原編每畝徵銀七分五釐九毫零編米六合五勺一抄零中田一千

三百五十一頃四十一畝零亦照新喻縣二則糧科算每畝編銀六分八釐三絲零編米五合八勺三抄零下田一千四百九十五頃七十二畝零照新喻三則糧科算每畝編銀六分二釐八毫零編米五合三勺九抄零又有一則地一百八頃三十二畝零仍照金書原定每畝編銀一分九釐九毫零編米一合七勺七撮零一則山七千一頃七畝原不派徵銀米一則塘一百二十六頃五十畝零亦照全書每畝編銀二分七釐二毫零編米二合四勺一抄零其屯地屯塘亦照南昌衛之例逐一分別編徵庶田分高下民不苦於輸將糧有重輕賦皆歸於畫一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恭請開濬南康蓼花池疏畧

奏為奏明事竊照民以力田為務農惟旱潦為虞臣因今歲

春夏雨水稍多將江省各屬溝洫圩堤有無應行濬築之處
通行飭查八月初四日據南康府知府董文偉稟稱星子縣
有蓼花池亘長二十里南受廬山九十九灣之水北流而入
鄱陽湖惟因出水之口向在北岸西邊地有浮沙易於填塞
旋開旋壅積水瀰漫不能出口以致池邊田畝每罹淹浸康
熙五十八年居民于北岸東邊土壤無沙之地另開新口祇
緣居民無力是以所開水面不寬水底不深水發時仍不能
暢流入湖至今被淹田地尚有三千餘畝請加開濬等情臣
以北岸西口既有浮沙則東口相去若干可否不致沙壅且
鄱湖既通水口是否不致倒灌工費約需若干開濬宜於何
時檄行饒州府知府青阿立前往踏勘估報今於八月二十
四日據青阿立覆稱新開水口與舊口相去雖止一里有餘
而新口兩旁俱係土山高崗土性堅實並無浮沙可無壅塞
又其地高於湖面疏通之後水發可以暢流亦不致湖流倒
入總計蓼花池地方週圍約五十里內有村庄八十七處烟
戶二千一百餘家田一萬二千餘畝一遇水發即被淹浸急
宜開寬東口以資暢洩該地居民各願出力輸工無庸給發
工價所需飯食物料約費八百餘金即可竣事又宜乘此秋
深農隙之時急行挑挖實於生民有益等情具詳前來 臣仰
惟

皇上軫念民瘼重農務本凡有關於水利之事無不上履

宸衷因飭令南康府知府董文偉乘此農隙之時興工開挖并
令遴委能員在工督理擬於司庫公費銀內動給資用俟竣
工後將動用銀兩核明彙入公費冊內於歲底報部所有開

濬水口動用銀兩緣由理合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

恭請銅鼓營蓮花橋積貯摺奏

竊照州縣常平倉穀每年存七糶三接濟民食法誠善也臣查南昌府屬寧州之銅鼓營與吉安府屬安福永新兩縣交界之蓮花橋各離州縣寫遠皆屬要地是以向將瑞州府同知移駐銅鼓營吉安府同知移駐蓮花橋以資彈壓但兩處俱係山深地僻溪流一線舟楫難通每遇青黃不接之時穀價易於騰貴居民艱於口食若令各赴州縣買穀不無跋涉之苦若將州縣倉穀撥貯又多轉運之艱臣思省城所有節備倉向將解存鹽規銀兩買穀積貯以備賑濟現有倉穀三萬三千餘石而嗣後每年鹽規湊給微員養廉之外尚有存

剩可以陸續買貯請於本年存剩鹽規銀內照依時價分撥於銅鼓營蓮花橋各買貯穀二千石即令各該同知就近管理每年青黃不接俱令平價出糶秋成買穀還倉所有盈餘仍令多買以期遞年日增漸致饒裕總令該同知司其出入再令該知府每年盤查出結具報所需倉廩并請於前項銀內動支建造則僻遠之民可無乏食莫不感頌

皇恩於罔極矣謹奏

三
文